

敵

軍

日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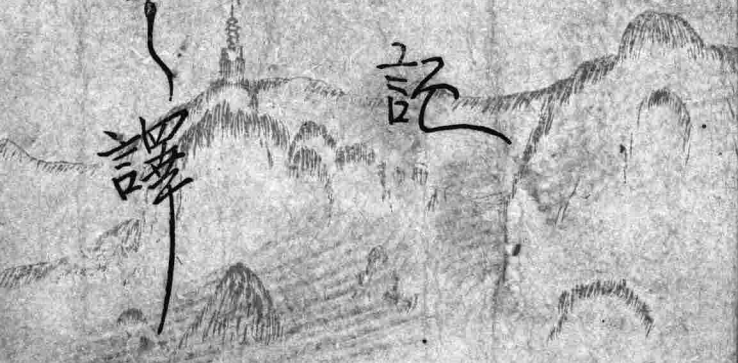
中正大學圖書館專存

方紹竹敬贈

弘一  
譯

金輪峰

口山





## 序

在這次保衛大武漢的戰役裏面，南潯線方面打得最有成績，而其中最出色的一戰，恐怕要算一六零師在廬山金輪峯把敵人一零一師團布施聯隊一個大隊完全消滅的那一戰了。敵人想由佔領金輪峯進而截斷隘口的聯絡，以協助他正面的作戰，所以從九月二十日起，便開始向該方面攻擊前進。一六零師因為疊次在東孤嶺爛泥塘一帶作戰，大部分已調往後方整理，所以在金輪峯一帶防守的還不到兩團人。可是師長華振中將軍是很有經驗的，根據部下的情報，他已窺破了敵人陰謀奪取金輪峯的詭計，便令部下嚴密注意。九月二十六日，敵人開始以少數兵力向我試攻，經我擊退，可是大家都感覺到敵人次日便要來大舉進攻了，所以當晚便決定了利用地形，採用一種袋形的戰術，將敵人誘入袋中，利用火力而消滅之。果然次日（九月二十七日），敵人便來大舉進攻金輪峯。關於當日激戰的情形，中央社隘口街二十七日下午九時的急電大概報告如左：

『敵一〇一師團昨夜日向我前線砲擊，並數度猛攻後，今晨拂曉起，又以其布施聯隊之主力約千人左右，在其砲兵飛機掩護之下，由金輪峯東麓之山窪，集中力量總犯我金輪峯北上端之三角尖。該

地拔海約千尺，坡度甚峭。我待敵大部登上後，乃以槍砲猛烈轟擊，並對準敵之退路構成嚴密之火網。敵工事毫無，立脚不穩，我彈火到處，如風掃落葉，敵無一生還者，我並以一部出擊逆襲，以手榴彈猛烈投炸，戰至下午二時許，敵布施聯隊主力全部消滅，僅遺留三角尖上之敵屍已達四百餘其，翻跌下山者亦有數百。……」

「是役計斃敵第三大隊長川上少佐，第十中隊長小川厚一大尉，機關槍中隊長小林大尉，十二中隊代中隊長北上中尉，代中隊長吉武太夫少尉，小隊長九頭龍少尉，永田秀夫少尉，若尾欣秀少尉，及其他官兵六百餘名。虜敵傷兵十二名。繳獲重機關槍四挺，輕機關槍九挺，步槍二百餘枝，各種錢鈔約二萬元……日記數十餘冊……我傷三十九名，陣亡士兵三十五名。……」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勝仗！我也托賴這一個勝仗的餘蔭，得讀到那些敵兵的陣中日記，以及他們同家族朋友來往的信件。（可惜我們的士兵不知寶貴那些日記和信件，有些是散失了。）現在特將那些有點意義的謠譯出來，編成這本「敵兵日記」的小冊子。

大家都知道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止是以本國的民衆和自己的官兵爲對象，就是敵人的士兵和下級幹部也是我們工作的對象之一。我們是一個在軍事上占弱勢的國家，我們不能像蘇聯的對付張鼓峯事件那樣



，把一個在軍事上占優勢的敵人立刻趕出國境去。我們要從失利的階段轉到相持的階段，最後方轉到反攻的階段。我們不是不知自量的狂妄論者，以爲我們可以單純地在軍事上戰勝敵人。可是我們也不是悲觀的亡國論者，以爲軍事上既不如人便再沒有辦法。我們不僅要從軍事上，而且要從政治上去打敗敵人，換句話說，便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瓦解敵軍的工作。

抗戰勝利的前途，一方面要看國際情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看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究竟能夠推進至何種程度而定。日本革命並不是同我們抗戰沒有關係的。恰恰相反，我們抗戰還是日本革命的催生劑。如果在抗戰中我們瓦解敵軍的工作能夠做得好，日本革命便可早日發生，最後勝利便可早日到來，否則戰爭更要延長，中日兩大民族的精神消耗也更要大了。

基本上我們相信日本士兵即日本的勞苦大眾是厭戰的。因爲戰爭不僅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好處，而且還有很大的害處，他們除了犧牲生命，殘廢身體，家小受餓，和妻女賣淫而外，頂多只能得到一個爲天皇服務的空名。侵略的果實是不會分到他們頭上去的。但是正如俘虜鈴木角雄口供所說：『實在是不合道理，但是國家的命令不能不服從』。他們不願意打仗，但是日本軍閥的指揮刀閃耀在他們的眼前，而且他們又受日本軍閥的恫嚇，以爲中國軍很野蠻要殺他們的頭。他們便想，橫直都是一死，還不如決心爲天皇效忠

罷，這樣還不至於連累自己的家屬。所以我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前面是生路，後面是死路』，便是目前我國軍隊長官和政工人員一個急須努力做到的迫切任務。

軍委會政治部製印了許多日文傳單標語一類的東西，預備散發到敵兵裏面去，啓發他們澈底覺悟，由厭戰走到反戰。然而據我這次南潯線戰場所見，這些日文宣傳品前方散發得並不多，有些後方機關還把這些東西認爲無用之物，不肯運送上去。因此便不能照夏衍先生所說，利用退却的機會，把宣傳品送到敵兵面前。而且一方面發出通行證，宣傳優待來投的敵兵，另一方面却又鼓勵殺盡敵兵，宣傳敵兵都是我們的仇敵，這也是自相矛盾的。

我耐心編譯這本敵兵日記，便是想證明敵兵確是普遍的厭戰，可是他們雖然厭戰，却還沒有勇氣反戰。我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認識中國軍並不野蠻，並不會殺敵兵的頭。而且還優待他們，使他們能夠同我們在戰場上舉行聯歡的運動，以至進一步爆發反戰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急應進行的重要工作。同時我們自己的確也要實行優待俘虜，使敵兵相信跑到中國軍這邊來確是一條生路，絕對不會被殺的，要這樣中日兩大民族才能逐漸携手起來，打倒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閥。

自然我們並不放棄我們的整軍工作。我們要改良戰術，提高士氣，改善軍隊同民衆的關係，而且還要

努力使軍隊機械化，令敵人無法再行前進以造成相持不下的局勢。只有敵人逼得不能不由速戰速決變爲長期戰爭，不能不提倡節約運動增加敵國人民的生活痛苦以後，敵兵才能更加普遍的厭戰，加速由戰厭走到反戰的過程。像敵兵在廬山作戰一樣，飢不得食，寒不得睡，死傷纍纍，生命堪危，他們就不能不心懷怨恨，預寫遺囑了。否則他們來中國作戰，打中國軍只像打野獸一樣，那麼，你就無論怎樣宣傳，也都不曾發生什麼效力的。不過，反過來說，如果單純對敵作戰而不對敵宣傳，那麼敵人必定抵死抗拒，也是會增加我們抗戰的困難的。所以作戰和宣傳是互相爲用，而不能夠偏重。

廬山敵兵日記共分陣中日記三篇，燒殺日記一篇，後附敵軍家信，俘虜口供，以及敵兵遺囑三項。陣中日記第一篇，記載戰地生活狀況頗爲詳細。他們運輸方便，供給迅速，而士兵生活尙且如此痛苦，那麼我們前線忠勇士兵的忍飢受寒就更不用說了。一六零師官兵守廬山的時候，山上的天氣是很冷的。而且下雨的時候沒有房子躲避，因此病倒的非常之多。但是我們士兵記日記的恐怕沒有，他們堅苦抗戰的精神不能夠寫出給大家知道。所以我們讀松本勇一郎陣中日記的時候，一方面明白山地戰給敵人的痛苦是怎樣大，只要我們努力，相持的局面一定可以造成，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此知道我們在前線的將士是如何的痛苦，我們在後方的人們，如果不肯出錢，有力出力，便是太沒有天良了。陣中日記第二篇的主人好像是一個隨軍

記者。他在無法同死神避免中，又找不到成仁取義的理由，便以一種空漠的超越精神處理自己，這是厭戰心理的另一種表現。陣中日記第三篇，則厭戰情緒充滿於字裏行間。日記主人家境似頗佳，是被逼到中國來作戰的，所以他是一肚子的不願意。讀陣中日記，讀到這裏，一方面的確是山重水複，人面獸心，只燒殺日記是敵兵橫倉勳一駐防鹽城東台如皋一帶時候的日記，他鍾愛他的新妻和歌子，而和歌子對他也非常戀慕。他們原是一對理想的幸福夫妻，可是日本軍閥却把這對幸福夫妻生生拆散了，一個出征異國，一個寂寞空閨，過着人世間最難打發的日子——可是比起我們中國人民因被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侵略而致到處流離失所來比，那他們還是強多了。讀者如果把這篇燒殺日記和和歌子的兩封家信合起來看，便明白日本軍閥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殺害者，同時也是大和民族的殺害者了。

這四篇日記都是照原文忠實譯出，絕少刪節和改動，我想讀者是不會懷疑我這句話的，至於有人嫌這些日記沒有多少反戰的語句，那就要明白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而且敵人軍隊裏面也不是可以放言無忌的地方，如果一被查出是會有生命的危險的。

敵軍家信，原文異常纏綿悱惻。本來日本女子就是世界上第一會寫情書的好手。大家如有讀了郭沫若先生的「落葉」的，便會相信我這句話。可惜譯者筆拙，不能將這些家信好好譯出，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吉安永陽

封面畫為一敵兵在其日記中所畫廬山金輪塔的遠景，可惜那本日記沒有註出日記作者的姓名。

內容

- 1. 廬山日記
- 2. 廬山日記
- 3. 廬山日記
- 4. 廬山日記
- 5. 廬山日記
- 6. 廬山日記
- 7. 廬山日記
- 8. 廬山日記
- 9. 廬山日記
- 10. 廬山日記
- 11. 廬山日記
- 12. 廬山日記
- 13. 廬山日記
- 14. 廬山日記
- 15. 廬山日記
- 16. 廬山日記
- 17. 廬山日記
- 18. 廬山日記
- 19. 廬山日記
- 20. 廬山日記
- 21. 廬山日記
- 22. 廬山日記
- 23. 廬山日記
- 24. 廬山日記
- 25. 廬山日記
- 26. 廬山日記
- 27. 廬山日記
- 28. 廬山日記
- 29. 廬山日記
- 30. 廬山日記
- 31. 廬山日記
- 32. 廬山日記
- 33. 廬山日記
- 34. 廬山日記
- 35. 廬山日記
- 36. 廬山日記
- 37. 廬山日記
- 38. 廬山日記
- 39. 廬山日記
- 40. 廬山日記
- 41. 廬山日記
- 42. 廬山日記
- 43. 廬山日記
- 44. 廬山日記
- 45. 廬山日記
- 46. 廬山日記
- 47. 廬山日記
- 48. 廬山日記
- 49. 廬山日記
- 50. 廬山日記
- 51. 廬山日記
- 52. 廬山日記
- 53. 廬山日記
- 54. 廬山日記
- 55. 廬山日記
- 56. 廬山日記
- 57. 廬山日記
- 58. 廬山日記
- 59. 廬山日記
- 60. 廬山日記
- 61. 廬山日記
- 62. 廬山日記
- 63. 廬山日記
- 64. 廬山日記
- 65. 廬山日記
- 66. 廬山日記
- 67. 廬山日記
- 68. 廬山日記
- 69. 廬山日記
- 70. 廬山日記
- 71. 廬山日記
- 72. 廬山日記
- 73. 廬山日記
- 74. 廬山日記
- 75. 廬山日記
- 76. 廬山日記
- 77. 廬山日記
- 78. 廬山日記
- 79. 廬山日記
- 80. 廬山日記
- 81. 廬山日記
- 82. 廬山日記
- 83. 廬山日記
- 84. 廬山日記
- 85. 廬山日記
- 86. 廬山日記
- 87. 廬山日記
- 88. 廬山日記
- 89. 廬山日記
- 90. 廬山日記
- 91. 廬山日記
- 92. 廬山日記
- 93. 廬山日記
- 94. 廬山日記
- 95. 廬山日記
- 96. 廬山日記
- 97. 廬山日記
- 98. 廬山日記
- 99. 廬山日記
- 100. 廬山日記

序

七

# 內容

- 1 陣中日記(一) 松本勇一
  - 2 陣中日記(二) 失名
  - 3 陣中日記(三) 江川雄次
  - 4 燒殺日記 橫倉勘一
  - 5 敵軍家信 和歌子等
  - 6 記俘虜鈴木角雄 譯者
  - 7 敵兵遺囑 倉持××(?)
  - 8 附錄 廬山金輪峯殘倭鎖記 譯者
- 胡適之先生對金輪塔的考證

封面畫

失名

內容

# 敵軍日記

## 陣中日記 (二)

松本勇一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四時起床。中飯裝入飯盒，早飯六時吃完。八時半下船，九時登陸。

下午三時出發，四時五十分到達××鎮。熱極。又是山路。因爲背着背囊，掉在自己中隊的後面，只好坐汽車趕上去。落伍者很多。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吃苦，呼吸困難，昏頭昏腦地走着，處處都有清水，雖然軍隊裏是禁止喝生水的，但是苦不過只好喝了。來到中國以後，第一次喝到了像東京水道一樣的清水。(東京的自來水清冷可口，而且經過消毒——譯者。)大家都出了一身大汗。今晚天幕露營，在野外用飯盒煮飯。

時時下雨。出發前竟大雨起來。全身透濕，可是天一晴又晒乾了，而不久行起軍來，一身又是汗淋淋的。……

敵軍日記

砲聲越近越厲。在我們天幕附近，有個中國人死體，已經腐臭。十一時到十二時二十分擔任槍前哨的勤務。背上背着背囊，骨已經起了泡了。夜裏因爲下雨，躲入住民家屋，在有死體的「隣室」，心情實在不佳。

八月二十八日 陰時時雨

晨五時五十分向星子縣出發。下雨，全身像落水雞一般。途中我又掉在部隊後面。這一帶爲山黎的第四百四十九聯隊苦戰之處，砲兵隊也受襲擊。馬的死體多而發臭。離前線只三四里，正劇烈交戰中，第五十七聯隊的兩個中隊，在剛要上船的時候，船內落下砲彈，汽油着火，受到全滅的打擊。

因爲是山上，要一山一山地占領，真是困難。上午十一時追上部隊。午飯中又下雨，連飯也淋得濕透。

我們中隊預定在星子靠近處進入警備位置。

下午二時出發，三時半到達，在民家宿營。（先行消毒，然後進入。）我背上已經起泡，脫了皮露出肉來，睡時背上靠着木板，非常之痛。

八月二十九日 晴



上午十時起，同步兵第五百五十七聯隊交互担任西門警衛。從城門上可以觀察敵情。我方射出的砲彈，打在山上冒起很大的烟，打在岩上崩開很大的洞，都可以用望遠鏡看得清楚。……

晚上沒有蠟燭，實在不方便。城內水很缺乏，井只有三個，離我們有好多路，挑水頗爲不便。星子縣城是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時佔領的，井水經防疫部派人檢查之後才准使用。

我軍現正使用毒氣。

敵人有學生軍，也有女學生參加，（註）主要是赤化抗日份子和正規軍，是相當有力的部隊。敵人的陣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砲擊則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擊。一五七聯隊二個中隊行敵前登陸（星子縣附近），進至半山腰時，遇到數倍於我的敵人的襲擊，大隊長中隊長統統戰死，受到全滅的打擊。腿快的兵士泗水逃命，洩了五個鐘頭才洩到湖的對岸。一四九聯隊的一部由左側進擊，方把陣地奪取過來。現在攻擊中的敵人力量很強，一星期內連一個山頭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話的人。到處書寫愚弄日軍的文句。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民。

前線部隊伙食困難。要在後方山下弄好運到前線山頂上去，但無論怎樣設法都只能吃兩餐而已。雨天就更苦了。

敵軍日記

四

（計）當是指一六零師隨軍學生服務團，該團曾在前線冒險寫了許多日文標語。

八月三十日 晴

砲聲槍聲依然不止。半山腰敵人射出的砲火好像火花一般。一到早晨，我方便猛烈地把砲彈送過去。上午九時三十分我方飛機飛來，在緊靠鄱陽湖前面的敵人陣地降下炸彈之雨。那音響真是淒厲。飛機一來，敵人便避入岩內，一下都不射擊，飛機一去，又復射擊起來。友軍戰傷者從前線陸續用汽車馬車担架以及徒步向野戰病院而來。那破衣服，血濺出，繫綳帶的姿態，真是叫人看了難過。

飯塚部隊已經從昨日起在機關槍隊有了約四十名，在第一中隊有了十三名的戰死傷者。我們中隊和第十一中隊本應從今日下午起向城外移動，但因爲沒有房屋，改於明日向別方面移動，現在的民房家都已充作傷兵病室之用了。（這次戰鬥，準備能夠收容約四千名的樣子。）

本定明日向城外移動，但因用水不便，暫時還是在原地警備。

八月三十一日 晴

今日無事休養，在鄱陽湖洗衣服。邊洗邊看我方的砲擊。據前線下來的人說，我們攻擊毫無進展已經是第八天了。在天然山岩之下，做起槍巢，是不會受到我方砲擊的。我軍現在處於敵人的濠溝裏面，這濠

溝裏成爲血海云云。

因爲吃兩餐，肚子很餓，到西門外挖芋頭，來剝皮吃。敵我砲擊仍然猛烈。

九月一日 晴熱

上午六時半起，準備向第一線附近移動。背囊留在屋子，着其他軍裝出發。太熱了，汗竟流入眼睛裏，風也沒有，真苦。午飯用飯盒去煮，可是沒有水，又大熱，吃不下去。下午十二時半，又向前進。在戰鬥司令部附近天幕露營。腳上腫起的泡已被切去，但皮還沒有長好，走起路來不方便。糧食帶了三日的，頗苦太重。敵有幾分退去模樣，但尙在交戰中。

九月二月 晴（晚時雨）

不知何時出動前線，所以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中隊的三個小隊分做三部分配備，警戒。我們小隊位置於附近的小山警戒。下午大雨，沒有避難所，只靠一張天幕躲雨。附近死體甚臭，沒有辦法。我方飛機連日轟炸敵陣地。下午六時起，我們分隊担任下士哨。一到山上又下起大雨來，風也起來了。撐起天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九月三日 晴

敵軍日記

敵軍日記

六

上午四時，警備交換，山上敵人繼續巧妙地在峻險的山岩之間挖掘陣地，我方砲彈恰好命中那個陣地，敵人把糧食丟掉避開了。

正午離開警戒陣地準備移動。

下午三時三十分，聽說我們的飯塚部隊長戰死了，是由右脊部貫通橫腹的。真可悼惜。

戰線有點進展，我們部隊也向前進。但敵人的槍聲和砲彈還在近邊落下。

夜間蚊軍可怕。

九月四日 晴

戰線並不怎樣進展，我們總預備隊在待機中。轟炸機的轟炸非常厲害，山的形象都像要變更了。敵人

仍不退去。還需要優秀的武器。東孤嶺的半腰還有殘敵，看見我軍由山脚通過便射擊起來。

九月五日 晴

上午下視東孤嶺的陣地（輕機關槍分隊長外若干人）則半山已無敵影。

飯塚部隊長是被尖山之上的敵人所刺射，由右肩上貫通左腹部，以致即死的。

九月六日 晴

第四百四十九聯隊佔領了東孤嶺。但百四十九的部隊是苦戰了，一個小隊只剩下六名，不能還成隊伍都是問題。負傷者的收容也非常勞苦。山頂上敵人死體也很多。而且每晚敵人都來夜襲。

貴州入夜，東孤西孤槍聲甚烈。我們的川上大隊長因病入院。來、他即與亦曾談話。

九月七日晴 米前進。中隊大隊二營進小嶺(在二種嶺)即與敵對峙。敵軍與我軍二營、並其  
敵軍本日上午無事。敵軍及我軍因負傷不致、發奮、和與會未盡詳詳富我即當帶出去。

下午一時五十分，命令下來，第十中隊(我隊)同第五百五十七聯隊交換，向左第一線前進。夜飯後立即出動，在三角山脚下露營，等待後命。上午零時左右，奉師團司令部命令，明日向前線增加。支隊決定明日總攻擊。

蚊虫太多。

九月八日 晴

上午七時半，我方砲兵一齊開始砲擊。八時起，陸海空軍向東孤嶺(?)，實行轟炸，同時步兵部隊也開始總攻擊。第五百十三聯隊則自隘口街方面協助我們。下午一時從三角山出發，為第四百四十九聯隊之預備隊，到聯隊本部宿營。四時左右我方發出砲聲甚烈。

本日新聯隊長原近衛師團司令部屬員之布施大佐就任(坐飛機來的)，隨即向前線出發了。

團部寫家信。眼見迫擊砲隊兵士多名負傷。砲彈由四十式砲彈之距離

九月九日晴時陰。團部開會。八時後，團部空軍向東飛歸(?)，實日清軍，同部也其部歸

每天每天吃芋頭，真是無法可想。

下午十一時，我們小隊離開中隊出發，到達旅團司令部爲其預備隊。下午十二時起，在山頂担任警戒的勤務。

出陣。九月十日晴。奉命開會。上午零時五時，奉命開會。即日向前線歸隊。文部爲家團

警備中，敵人的子彈從我們頭上嗖嗖地飛過。上午八時左右，迫擊砲彈一個落在田裏。下午四時，因旅團準備移動，發下糧食。我因身體不好，發冷，昨晚竟未能將寫好的信寄出去。

由以前的位置約二千米前進。途中遇松本辰二君那小隊(十一中隊)的戰死者。迫擊砲打死二名，並有負傷者，只剩下六名了。我們雖在田裏露營，但子彈嗖嗖地飛來，嚇嚇地在附近落下。

九月十一日晴。非常苦。山前。天。天。而且到敵人營來野地。

砲兵三名牽馬來前線露營，可是子彈飛來太多，又向後方退去。小心編只剩下八名，敵不願與我對峙。

我們小隊上午十時同第二中隊交換，復歸第十中隊，又爲第四百四十九聯隊的預備隊了。

我們雖住在民家，可是附近常常落下子彈和砲彈，挑水挖芋都很危險。

下午三時半左右，重轟炸機飛來，轟炸鄉下。

下午十一時，同聯隊的砲隊同行，搬運砲彈（曲射砲的）到西孤山的山背後去。

九月十二日 晴大風

上午三時到達目的地，一度走錯又走轉來。山上多岩，而且有很大的岩。向無路處前進。一路越過敵人的死體。途中約有千米左右是向敵人完全可以看到的處所前進的。雖然受了二三次射擊，可是都平安通過了。上午四時二十分下山。二時半左右，敵人會來逆襲。我們沒有帶槍，在岩內躲了一會。天明時，友軍的負傷者和戰死者陸續退來後方。

下午二時四十分，奉戰鬥司令部命令，我們中隊除第二小隊留下外，主力增加到第四百四十九聯隊的第二大隊去。下午四時出發。攜帶晚飯早飯，向要仰望的山前進。戰友一名害病，我做了射手。五時開始登山（西孤山）。五時二十分到達第四百四十九聯隊的戰鬥司令部。奉命向第二大隊的左翼前進。途中遇出征之際曾經同行的關田，若月（十一中隊）兩君爲手榴彈所傷向後方退去。下午四時到達山頂，下午六時占領山



頂，但敵人逆襲異常猛烈，第四百十九聯隊第二大隊長負傷，由我們小川隊長代理。附近有友軍的戰死者。重傷者(天黑了，不能運往後方)。呻吟着等待担架來抬，真是叫人聽着難過。

本日風特別大，從下面吹上來，砂落在輕機關槍上，令射擊發生困難。這山頂約有千二百尺，山頂的氣候同十一月的差不多，半夜，敵人的手榴彈和輕機關槍像放爆竹一般。

九月十三日 請大風

天亮一看，附近到處都是友軍的戰死者。昨夜的負傷者也呻吟直到天亮。八時才用担架抬去。遇松本辰二君，仍有精神，他說分隊隊員只剩下兩名了。

下午三時向山上高地前進。砲兵攻擊前面山腰和鄉村。飛機也猛烈轟炸。敵人退出山頭，由鄉村的民家向山上射擊。

風仍未息。

九月十四日 陰

早飯仍是醬湯和梅干。

敵人越過田隴，由山脚向我方射擊。



昨夜睡在山窩裏，風雖較少，可是很冷，下腹作痛。而且有一種奇怪的虫，弄得你不能好好睡覺。水筒的水也是兩天以前的，細細地飲着。山上的不方便真是異常，住在祖國的人是想像不到的。口裏吃的只有紙煙。洋火也很缺乏，因此誰點一根洋火，便大家圍攏來接着。眼前一望盡是山頭接着山頭，山岳戰的痛苦是從心裏面感覺到。夜間是像冬天一樣的冷，「冬衣」的必要是很迫切了。自來山上以後，無法同家中通信，吃飯的菜只是梅干一個醬湯一口而已。同舍諸。軍中與訓練部。嚴早。發。文。而。尚。道。明。何。各。部。派。員。查。閱。軍。部。下。午。四。時。二。五。分。奉。聯。隊。本。部。命。令。我。們。所。屬。的。第。二。大。隊（包含百四十九聯隊的小川隊十一中隊）爲聯隊的預備隊，下山去民家宿營。夜無勤務。一。日。人。軍。部。三。部。各。部。派。員。查。閱。軍。部。下。午。九。時。三。十。分。每。小。隊。十。名（每。分。隊。二。名）往。領。糧。食。行。到。軍。用。路。受。了。敵。人。砲。彈。的。集。中。射。擊。我。們。小。隊。的。第。三。分。隊。員。石。井。延。雄。君。即。死。其。他。兵。士。二。名。也。戰。死。了。本。來。今。早。是。應。該。我。去。的。但。因。有。事。便。由。別。的。戰。友。前。去。幸。得。免。掉。了。這。場。災。難。如。我。方。派。員。查。閱。軍。部。下。午。五。時。敵。人。砲。彈。又。集。中。射。擊。在。離。我。們。三。百。米。左。右。的。地。方。落。下。很。多。

敵軍日記

一一二

小隊今日因病退回後方者八名，我們分隊幸無異狀。

下午六時三十分我們分隊全員參拜石井君的靈位。在戰場上沒有線香可買，只好用香煙來代替。遺骨裝入手套袋裏，放在空罐頭內。

九月十六日晴

上午十一時半，我們中隊奉命復歸本隊（一〇一），由露營地出發，正行進中，為敵砲兵發見，受到集中的射擊。幸而指揮班和我們第一小隊平安橫斷了軍用路，到達了對面的山脚。第三小隊則以民家為遮蔽，各個前進，但砲彈落下，致戰死一名，瀕死一名，重傷二名，輕傷四名。輕機關槍為破片所傷，非修理不能使用。我們中隊定本夜在這山脚露營（在山裏面）。

突奉命令，我們第一小隊立即前往警衛旅團司令部。下午四時半吃過早飯後，便向旅團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出發。可是剛剛到達正同戰友談話時，我們分隊忽又奉命前往直接保護砲兵。因接得情報，本日有殘敵約百餘名，想沿山嶺竄入後方，正移動中云云。我們分隊便是去保護沒有步兵的砲兵的。在田裏露營。

九月十七日晴

正午我們小隊到達聯隊本部，領下三日分的糧食。午飯中，砲彈十數發在五十米左右處所的民家落下



下午〇時三十分，我們小隊進入第一大隊指揮之下。第一第四中隊和我們小隊，奉命由第一大隊長指揮向金輪峯攻擊。大隊長由第一中隊的伍長引路，至一小山峯，為敵人砲彈所擊戰死。

上午九時，我們小隊為用飯盒煮飯下山，下午二時回來。夕刻開始登山，為敵人發見，受重機關槍的猛烈射擊，不能前進。本隊和第四小隊的重機關槍分隊今夜在這山上宿營，預定明日舉行攻擊。

九月十九日 陰夜雨

一夜在這山上露營和警戒。我們第一分隊因為欠小隊輕機關槍一挺（第二分隊的已拿去修理），所以出到前面警戒。早起陰。隊伍因待機前進。不知何時，第四中隊，向別山移動去了，只我們小隊留下。在我們住處前面的山上，敵人很多，時時射擊過來。一日中都是待機。入夜，雲遂變成小雨。一張天幕並不能夠怎樣躲雨，一點點稻草更無若何溫暖可言。

九月二十日 晴後雨

天亮時，聽說小隊長老爺昨夜下山到中隊那裏去了，大家一同驚異起來。

今日雖然仍是陰天，可是並未下雨，天幕也乾了。下午一個小隊進入了底下的山屋，放出了警戒兵。

第十二中隊在我們小隊的位置露營。



落雨，全身爲雨和汗所濕，很冷。山下天晴，山上却是大霧。中隊到達目的地金輪峯塔下的山岩露營，塔爲第九中隊占領，殘敵到處出沒，我們的位置是在幾千尺的高山之上，平地的田地鄉村看起來小得很。

第十二中隊，雖在我們右面攻擊，可是沒有聯絡。第十一中隊，爲旅團的預備隊在平地警戒中。昨夜半夜後手榴彈迫擊砲彈發射甚烈，也放了照明彈（敵人的）。

九月二十三日 晴時時陰 昨夜在山岩上面睡，身體很痛。

正午，本部又向小高山上移動。中隊也一起去，敵人在我們的上面和下面。下面的敵人看得很清楚，可以狙擊，但由於塔上有敵人，我們又不能動。第九第十二中隊走塔的旁邊迂迴，開始了攻擊。敵人從高處向我們射擊，所以容易命中。而且我們找不到遮蔽的地方。我們分派到大隊本部去的毒氣兵戰友橫倉延雄子大脚指負了傷。指揮班的山本軍曹腹部貫通戰死了。同樣紙田君的手腕和胸部也受了重傷。第三小隊也有負傷的。

黃昏，我們小隊向我們中隊所指命的地點前進。各分隊利用山岩取好陣勢，以待攻擊命令。九時左右

起，霧大起來，落下小雨，我們又淋得一身透濕。

中午半夜，投下手榴彈數發，並無異狀。第六中隊住在我們大隊下面，由我們引導前進。下午一時左右，占領「赤禿山」後有敵人兩名勇敢地下來，走近友軍投擲手榴彈，爲我方發覺，中途射殺了。這以列入第八

第二大隊前面，半夜發生猛烈的夜襲戰。

去。九月二十四日 晴

今晨發下糧食二日分，菜也是兩天的。鮪魚半尾八名分食，怎樣吃法呢。一次就吃完了，又是醬湯。本日九時奉命，明日攻擊，重砲戰車也參加，舉行總攻擊，警戒部隊以外，統統休息。我們小隊同昨日一樣，繼續利用山岩等待時機。正午過後，飛機轟炸。敵人砲彈走我們眼前向友軍後面落下。昨日退却的敵人控掘陣地向我們開始射擊。從我們的地點，可以把敵人看得很清楚，約四〇〇米到七，八〇〇米的處所，一點一點地。

我們找尋岩穴，弄得它可容兩人爬入，下午三時左右，從金輪塔方面受到射擊。我們小隊的第五分隊貞波多野上等兵（第二補充隊）戰死，坪田一等兵肩部重傷，第四補充隊的平山一等兵足部負傷。三時半，迂迴金輪塔僻路（昨晚出發）的第九中隊的一隊，採升金輪塔，揭揚日章旗。其時藏在塔內的敵人立即開始





早飯後去煮飯。正午左右歸來，受迫擊砲和步槍的猛擊。第二小隊的輕機關槍員大塚君足部負傷。

我們中隊今晚下午六時半由現住地出發，向金輪峯和金花嶺之線前進。預定明晨總攻擊，我們中隊在左第一線，第十二中隊在右第一線。

昨晚我看見第十二中隊的士兵三名在金輪塔前山上同中國兵格鬥。

本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午飯中，目睹金輪塔爲我方重砲彈所摧毀。

我們中隊患病者前後相接。五十餘名的小隊已經減至二十餘名了。

寫家信，詳細報告大淵君的戰死。

九月二十七日

日記作者本日在金輪峯戰死，作者所屬的大隊遭遇全滅的悲運。日記成爲我國陸軍第一六零師的戰利品之一。

日記冊內未署作者姓名，幸而由作者那封報告大淵君戰死的未發的信，知道作者是松本勇一

郎君——譯者。



# 陣中日記 (二)

失名

九月十七日

瑞光丸最後之夜已經天明了，乘輪以來十日間長久的上航並未感到厭倦。眺望變化的對岸，以很大興味深視着未見的土地。

大的瀑布在塔的右邊發着光亮。五層的塔在晨曦之中輝耀着。一幅天然的圖畫！願意永久住下去，竟起着這樣的錯覺。

一想到前面二里便有着正在戰爭的部隊，不覺浮起種種的念頭，自己也跳入戰爭裏面來了。

昨晚在甲板上寫下了遺書。自己在這次會戰中是最後了也未可知。這覺悟便是遺書。把這說完了時，自己感覺着非常的輕快。牽掛從心裏像霧一般地消散了。爲什麼這樣泰然呢，真是有點不可思議。

七時左右起，起重機開始活動。八時左右，接人的船也開始來了。一時情形噪雜起來。機器的響聲，蒸氣的聲音，齒車的雜音等等。

自己因爲是人員組，便坐最先來的駁船登陸。彈藥小隊因馬鞍和車輛還沒有來，只好等着，早去也是

沒有辦法，便一齊去到宿舍去。是有斜坡的路。街上也有斜坡。

在江北地區不知宿營過多少不堪的破房子，可是像這樣的地方却還是沒有進去過。從城牆的破壞處，可以用樓梯爬下到鄱陽湖去。士兵是十天都沒有洗澡了，一到宿舍，便脫掉衣服很高興地去玩水。自己也是如此。

闊大的湖，真是壯觀。線條之粗大實在可驚。東孤嶺西孤嶺相並地立着。晚飯後，同澤崎，白石，阿部，在夕陽西沉時候的湖邊雜談着故鄉的一切。步哨來催促說是要把樓梯拿去的時候，已經周圍都黑暗了。夜上像豬仔一樣地睡在苦木之上。砲聲從很遠的山背膨地響過來。

九月十八日

從豬仔一樣的臨時寢所醒來，天是很暗。弄飯柴火的聲音在睡眠不足的腦子裏隱隱地可以聽到。

飯前出去作了道路的偵察。出發前把背囊寄放了。到西門整隊，稍稍休息了一下。

汗和塵土的進軍連續着。使我想起了『麥和軍隊』一書中所描寫的那種情景。臉，鼻毛，以至蓬亂的鬚鬚，都好像塗了白粉一般。用手巾去揩便變成了紅色模樣。口裏弄進了土，嚼嚼有聲。汽車是不客氣地嘯嘯飛馳，塵灰大得差不多看不見前面。

大道兩邊都是糧秣。輜重汽車不知其數。部隊張着天幕或是用大的平坦的篾席，製造着臨時的自己的住處。真是漲溢着像是戰爭一般的氛圍氣。從前線汽車把負傷者裝運下來。病馬也同人一樣用汽車裝運下來。汽車是不停地下來。真是忙碌的道路。

在叫做陳家的那地方明瞭地知道了飯塚部隊長戰死的處所。默禱了一下。

去爛泥塘都是坡道。工兵正在努力修築道路。到爛泥塘時，敵人的砲彈在附近落下。有一隻馬在前面二百米負傷，砲彈的破片在馬頭上穿了兩個孔，給它用紗布塞住了。彈藥小隊馱馬在卸下物品的隱蔽下面向山路前進。敵人的砲彈時時落在道路上爆炸着。心裏想，莫要落到我們這方面來麼。

第一線的部隊所在可以看見了在歸宗寺鄉村用飯盒煮飯。自己在小河裏洗了身體。是用可以生飲的水洗的，所以現在想起來覺得有點對不起。

到達第一線已經快七點鐘了。在山松林的傾斜處的一個平坦的地方弄了一個鋪位。頂上用松枝糾結着，只要能避夜露就行了。有些懶鬼，好像什麼也沒有弄便渾身臥下了。終於像是戰爭的樣子了。

大隊本部在山澗中住紮着。十二，九中隊放出了警戒步哨。夕闇中聽得到他們在區處着。

東孤嶺西孤嶺現着紫色的時候，就睡下了。子彈在頭上輕聲地掠過。有時迫擊砲有如回憶起來一般地

敵軍日記

二四

地向大路方面飛去。我們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彈道道內。不知何時深深地熟眠着了。

九月十九日

四時左右，敵人的砲彈有四五發在附近落下，便醒過來了。很冷，有點發抖，真是沒有辦法。半睡不睡地等到天亮。做了一個看見敦子法子的好夢。好像是隔了很久回到故鄉一般。

爲了攻擊金輪峯，從宿營的地方下山，爬卜後面的山去。士兵都喘着氣。自己因爲曾經練習過登山，所以引起一種登山的情緒。爬山對於自己是一個不小的愉快。與其在平地汗和塵土之中走路，爬山真不知要好多少倍。向沒有戰爭的地方爬上去是很安全的。就在看得見的頂上正打着輕機關槍。

在昨天被砲擊的路上，砲彈正在時常炸裂。砲兵排列正在應戰着。前後左右一有白煙冒起，便彰地震響過來。我們在半山好像看着實演的電影一樣。寫這日記的時候，一聽見嗖嗖之音，前面鄉村便冒起煙來。炸裂的聲音打在山上發出可怕的回響。

祈禱着明日攻擊的安全。

九月二十日

昨日被砲擊的地方，今早還是砲擊着。我軍也猛烈還擊。深感到自己幸好沒有去做砲兵。所謂決死的

覺悟大概是真的吧。

今日天氣也不好。可是鄱陽湖方面天氣却像是良好的……

十二時左右前進，相當的坡道。在到山脊去的途中，好像是走在鐸蘭小屋之上一樣的地方，起着居在日本的感覺，大家都喘着氣地爬上去。

正在山澗中作露營準備，忽又奉命爬上第一小隊所居的高地去。仍在小竹叢之中露營。因爲頂上是第一大隊和機關槍隊駐紮着，所以只把槍放好，沒有再放槍前哨。

迫擊砲時時落下。天又下雨。非常感到寂寞。頭上水滴滴答滴答地落下來，可是仍不在乎地睡着了。

九月二十一日

八時左右把天幕摺好，出到第九中隊所住的一棟獨屋的前面高地去。可是第九中隊今早遭到猛烈的攻擊向後退却了，我們因爲是掩護居在那棟獨屋的第九。以爲沒有出去的必要，正在待機中，却奉到命令叫回到高地去。在高地佔領了陣地。

砲兵每次猛烈砲擊金輪峯半山的時候，砲聲響震廬山的全山，使人不禁想到萬雷齊落時的狀況。偵察機二機在第四十九聯隊的方向投彈轟炸着。那種猛烈就非砲兵所能夠相比了。當它們飛到金輪峯的時候，



拍了兩張照片。最近天氣不很順意，所以人不大高興。

下午，子彈時常從捷克式槍的方向飛來。吉田伍長的鐵兜中了一彈。真是命大。

二時左右出去做飯的那些人，六時左右上來了，感謝。

夜上邊嗅着死尸的臭氣邊睡着了。

九月二十二日

沒有吃早飯便向鉢卷山前進了。是分開竹林走過去的。以前山脊的射擊停止了，向昨天第九中隊去過的高地前進。Ⅲ本部和第一大隊都來到了。第六中隊何以不向前進呢，可恥。

由於砲擊，小松林的山都變成紅禿頭了。

中飯後，部隊向金輪峯前進。那時大霧把全山包住，前面十米便看不見。在岩下作露營的準備。霧又晴了。鄱陽湖方面完全可以看見。相當之高，就在塔的正底下呢。所有的音響都反響到我們背靠着的山岩來，聽起來異常悽厲可怖。

對於戰爭已經無所謂了。不過今早迫擊砲的彈道在自己住處的上面或近或遠地落下，起了壽命短縮的念頭。下一次落在什麼地方呢？那種心情真是說不出來。



前面五十米落下的土吧啦吧啦地打在天幕上面。

夜八時左右正要睡去，忽奉大隊命令，叫第二小隊同十中隊協力。好容易弄好的地方只好快快捨去。兵隊都埋怨着無理的命令。大家把天幕紮在頭上渾身睡下。岩石的寒冷滲澈全身，可是不知何時竟睡着丁。

九月二十三日

苦難安睡的夜天亮了。好久都沒有看見的晨曦光剎地由東升起。東孤嶺雲海靄靄，實在美麗之至。所謂南畫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中國的風景使其如此的。今日才知道飄浮在峻險的岩山之上的雲光霞影，那一切都是南畫。

回到中隊奉到出發命令，向該高地前進。昨天山脊的敵人可以鳥瞰得到。用機關槍猛射，那左往右往的樣子好像電影裏面一般。中國兵紛紛爬上前面的高地去。拚命挖掘着戰壕。隘口街大概快了吧，士兵都緊張着。

今日也受着痛苦射擊。大家都緊靠着山岩壁面。前面五十米的道路就受到了狙擊，有六名負傷。因爲一動便被射擊，所以第一小隊的彈藥，補充兵在一個窄狹的地方竟躲了六個鐘頭。全部都在那裏。明天轉

生命有誰能夠知道。朋友樣的小島軍曹右手負傷，我很難過。我們所在的地方也有二三發落下來。當着便當着了。一切惟有聽之命運而已。

夜在斷崖之上挖一橫洞，同吉田伍長抵足而眠。一動就會滾到山澗底下去。完全是山大王的生活。因爲那裏是不怕迫擊砲和小子彈的處所。……

今晚敵人不大射擊。黑暗中用手摸索，把天幕張好睡下。

九月二十四日

從鰻魚一樣狹長的床舖轉不得身的露營裏醒來。這樣的生活已經繼續了一個禮拜了。山岳戰的艱苦是深深地感覺到。

昨夜下雨，腳和頭淋得透濕。天亮前爲隊長所喚起，黑暗中把射擊的準備弄好。大隊本部因爲敵彈來得太厲害，便逃到了昨日進去過的山岩小屋裏面。迫擊砲同平常一樣地在附近落下。因爲這個高地被佔領了，所以第五第六中隊便進入了下面的山。明日砲兵要把前面的高地猛攻，我們今天便在這裏休養。

下午三時左右，起了奪取塔的高歲的呼聲。可是正把日章旗插上去的時候，由於敵人的手榴彈又向後退了。那勇敢的三位勇士不知究竟怎樣了。我們這裏由於從塔上捷克式槍來的猛射，一名戰死，二名負傷。

。真是厲害的傢伙。手榴彈從塔的山岩丟過來，子彈從高的饅頭山射過來，那裏是休養要地方！  
飛機轟炸着前面高地的後方。旁晚時底下五中隊的附近差不多落下了五十發迫擊砲彈。

九月二十五日

一直睡到天亮，早晨的太陽很強烈。

飛機轟炸着前面的高地。准備着出動，可是總攻擊好像還沒有。仍是一天到晚居在洞裏面。砲兵却活躍着。今日一日因爲侵入砲兵陣地，所以仍不攻擊。

昨夜下去做飯的今井小池山田，都給迫擊砲打傷，難過。對於每次下去做飯的炊事兵，我表示着滿腔的謝意。他們實在是很努力呵。



曾說對峙敵艦了。

# 陣中日記 (三)

江川雄次

今日下午開戰，即對敵艦開砲。敵艦衝鋒隊是蘇聯軍且其曲者無敵熱陣隊突襲來。我入口來將不

發地其 九月八日 晴後陰雨 入夜擊敵對子。

(漢口攻略戰) 敵艦下即砲的戰鬥是相戰，非充分注意不可。其或體力相戰實行軍——這就

下午三時半，由唐家開(南通)出發。

由天生港上船。發國畫行曲。

船中之熱真是無法忍受。

九月九日 雨 霧已看不見了。

去在船中度過。對法，則日亦開。南京長漸漸眼昏不見了。

九月十日 晴

今日天氣良好。風面，驟強甚計滿大。……

今日發餉(八元八角)。……

奔南京九月十一日

敵軍 日日 日記

在南京停船。一日

用望遠鏡遠望，南京城牆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

傍晚聯隊長同大家見面，聽說是布施大佐。……

九月十二日 晴

天霧醒來，到甲板上，則船已在開行。南京是漸漸地看不見了。

九月十三日 晴 蕪湖

船仍照常進行着。

機關槍隊在船上唱着愛國進行曲。

從明日起，不准到甲板上。

從明日起，要熱得難受了吧。

從此以後，好像會遭受到敵人襲擊的樣子。

今日爲了慰問，把留聲機唱起來了。聽着流行歌浪花節（日本曲），無端感到寂寞起來。好久以來都不會這樣暢適過了。

九月十四日 晴

終於快要到達目的地了。戰鬥也不在遠了吧。又要有許多的犧牲者了。

在這次戰鬥中非有相當的覺悟不可。

前幾天大隊長的訓示說：此後的戰鬥都是山岳戰，非充分注意不可。養成體力和練習行軍——這就破

問題了！！

單是山，就已經夠受了。

敵人都是中央軍，聽說很厲害。一中團掛號一連派潘香。縣之山岳彈兵尋蹟苦戰事。

我們到那裏去呢，大家自己都不曉得。

九月十五日 晴

時時聽到砲聲。真的快到湖邊了。今天船要到達了吧。內。登湖量裝。

九月十六日 晴

到達都陽湖入口處。

預定明日星子登陸。我船進入縣量奔湖去一零頭。（縣管補：重慶大為科力密，由亦說大為縣五縣

聽說聯隊長又負傷了。好像敵人還是在附近一帶呢。（譯者註：飯塚大佐陣亡後，由布施大佐繼任聯隊長，係由南京坐飛機前往陣地就職。）

九月十七日 晴星子

上午八時開始登陸。十二中隊最後登陸。我因爲清掃室內，登陸最遲。

是在湖岸登陸，前面許多大山聳立着。一想到要越過那些山，心裏就討厭起來了。

預定明日出發。

會到十一中隊的青山君。聽說十一中隊也有一些死傷者。總之山岳戰是很艱苦的事。

九月十八日 陰雨

上午五時起床。煮了兩餐的飯，八時出發。

在山脚下吃了午飯，前面山上的瀑布可以望見。

接到清子的來信。

包裹太重，起了泡了。

小路大路上面都浴着敵人的砲火。因爲避免危險，便緣山進軍。自己的砲聲，敵人的砲聲，交互轟響。



，震激青空。在我們中隊頭上，砲彈作着可厭的聲音飛掠過去。

旁晚到達××山的腳下夜飯。

今日原定到達第一線的，可是途中走向松樹山的時候，子彈紛紛射來，沒有辦法，只好在此一宿。砲聲如沸，一夜都是如此。雨又在下，非常寒冷。

九月十九日 陰雨

昨晚一夜都睡不着。天亮時，子彈射來得特別厲害。立刻吃完早飯，爬上山去。可是山路太陡，腳簡直不能動，真是討厭的很。途中伏倒地上看砲兵砲戰，砲彈落在自己砲兵的陣地上，不覺爲之毛骨悚然。

在山澗中休息。雨是不停地落。如果不早點想辦法的話！……只好睡在那裏。挖一個洞做鋪位。

登陸已經三日了，幸而仍告無事。敵人的砲聲不絕地可以聽到。……

敵人的砲聲不絕地可以聽到。……

九月二十日 陰雨

××山攻擊。……

峻陡的山嶺，到頂上去腳真是走不動。呼吸也艱難起來。……十二中隊的岩崎手上受了傷。四中隊的士兵也有受了傷的。

旁晚時，又向××山前進。雨在下着。真有語言所難形容者。一晚在淋雨中過去。

九月二十一日 雨

敵人的砲兵陣地發見了。爲向它攻擊而前進。同前面的山對峙着。早晨雖有濃霧。第一師師團前進。雨不歇地落着。砲聲時常聽到。身體寒冷，肚中飢餓。士兵不覺微之手骨顫然。

午飯時，發見了敵人所在的山，一齊向它射擊。在槍聲膨脹之中爬上了金帽山。在××之中走的時候，敵人的子彈紛紛射來。一時甚爲危險。後來替替照測書。立隊到宗早嶺，與土山去。巨量山濶大剝，曠野爬到頂上。今日一日在此休養。一天疲倦，不覺睡去。可是還做着明日戰鬥的夢。那時是下午四時半。

旁晚，敵人的砲彈落下數發，心裏不免有點發毛。……子彈發發發來，聲音響亮，只發發發一響。

九月二十二日 陰

所謂嘆長氣大概是指此而言吧。走走走，腿都走硬走痛了。甚至心臟也走痛了。敵人的砲聲，交互發發

爲了攻擊金輪峯，爬上鄰近的高峯。爬到十分之八的時候，因爲有敵人在上，便只好暫時停止着。因爲下了雨，熱便減退了。四點鐘打過還沒有命令下來。

從前方，從底下，從旁面，三方面都射擊過來，可是我們却不能射擊過去。今天是真的覺悟了。

十二中隊也有十五六名死傷了的。下山的時候已經漆黑，脚下看不清楚，邊跌交邊走回原先中隊的位置去。到達的時候已經上午四點鐘了。

因爲有霧，便一直爬上去，所以弄得糟糕。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覺悟過。

六日都平安無事，惟有感謝神明而已。

九月二十三日 晴

到大隊的位置集合。因爲金輪峯的塔佔領了。聽說九中隊已經爬上了十分之八。仍然是膨膨。

小腹痛，步行困難。頭也痛起來。真是討厭！！

食糧缺乏，水也沒有準備，真是不便。飯盒煮飯苦於生樹枝不能點火。又起了泡。

今天是立秋了吧。

傍晚爲了援助九中隊爬到了塔的底下。敵人好像還有好多在那裏。嗚嗚……槍聲手榴彈聲。夜寒冷異常，沒有辦法。雨又在下着。

九月二十四日 晴

可厭的夜也天明了。

早飯！只有下山做飯去，因爲沒有乾柴可燒。

死傷者一個一個由山上抬下。無端心情惡劣起來！！什麼時候會怎樣，大家都自己不能預料。

今天實在想睡，可是奉到命令又要爬山。在半山的岩洞裏面藏躲着。今天像是要在這裏休養了。今天天氣很好，甚熱。

傍晚起，敵人的迫擊砲集中射擊。聽說底下的炊事場落下了數彈，有多名死傷。

九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十時起，有命令叫重砲集中射擊。可是雖有飛機和重砲，敵人仍舊不退，真是頑強之至。

傍晚時，到了金輪峯的十分之八所在，是去掩護九中隊。有重砲的射擊，真是厲害。

担任步哨，半夜裏只有兩個人站在那裏。（担任射擊那從塔上下來的敵人）。

九月二十六日 晴

別無命令，待機中。

空中轟炸，砲彈的膨膨之聲，真是厲害的很。下望則戰車隊在前進着。真是如讀活的報紙。

四時左右，敵人反攻。手榴彈有如雨下。心裏想這回完了，可是結果只死了二名，傷了數名。

滿市所處在長江與海河兩大路衝要之點，其地極其重要。敵軍大舉進攻，我軍的敵人亦在極力進攻。敵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我軍在滿市附近，其軍隊亦甚多，其砲火亦甚猛烈。

敵軍日記

敵軍日記

四〇

九月二十四日 晴

對峙的夜也不明了。

早車！只有下山做飯去，飯後沒有能睡好。

昨晚第一場一盤山雨下完了。當時心裏想：雨來了！什麼時候會停呢？大家靜口，不能說話。

今天又在想，可是忽然命令又發出來。在學山前山對面海裏停着。今天做飯也不怎麼好吃了。

今天天氣很好，高興。

又美地，軍人的生活真是苦。昨晚晚上的故事再說下了飯後，有多多先吃。

九月二十五日 晴

四和武隊，敵人連夜，手開開百防所不。在島邊往回來了，但去結果只到了二時，讓主連冷。

十時許，敵軍的炮聲，在島邊響起。敵軍的炮聲，在島邊響起。敵軍的炮聲，在島邊響起。

九月二十六日 晴

# 燒殺日記

橫倉勘一

六月一日

小隊担任了作爲鹽城警備隊的任務。地址是××小學校。這是施行抗日教育的學校。此外是實施軍事教練和中國童子軍教育的青年學校亦復不少。保安隊，巡警派出所，黨部，宣傳抗日的公園，以及如抗日都市所有的在各道路周圍和大路兩側大書着的抗日標語：東京大政變，日本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日本軍閥，諸君丟掉本國到中國來做什麼，在本國有可愛的妻子等着，快快停止戰爭回國罷，等等。

在鹽城縣政府的原址設立了治安維持委員會。市面是一日一日向着復興的路上走。可是比起東台市和××街來，還是望塵而不可及。住民是嚴禁由各城門出入。各城門口都有下士哨，警戒至爲嚴重。東北門口還擺着砲車，待機出動。

今日爲敵人的××紀念日，聽說敵人想奪回各縣，我軍所占領的區域，在××方面集合，以今夜爲期來鹽城夜襲。在這狀況之下，各小隊都不敢脫衣安睡。

夏天衣服寄來了。穿着夏天衣服來中國，穿着冬天衣服打仗，大概能夠穿着夏天衣服回去吧，一般人

都這樣地預料着。一到六月，便會奉到在阜寧集合，向××歸還的命令呢。據師團參謀××中佐說：出征以來已經十個月了。大概快要輪到百〇一凱旋了吧。真是項頸都望長了呢。

六月七日 小雨陰

同祖國入梅一般，時時刻刻下雨。家裏大概是蠶都上蔞的時期了吧。每年都是端節左右吐絲，大概已經上蔞了吧。可是這樣的天氣，誰也要繃起眉頭來呢。今年因為人手不足，更要做得少些了吧。入梅也快要到了吧。

昨天在東門城外東南方面約二千米的地點有了二三十發槍聲，因此便對吉武隊下了出動的命令。橋本伍長率兵數名前往視察敵狀，於上午十一時出動，但並無何種變化，所以又退回來了。好像五遊城方面有些什麼事故發生的樣子。

可以外出，因為設立了慰安所。

大隊那裏已經有信寄來吧。和歌子大概生了小寶寶了吧。——但願母子都告平安。從戰地向神祈禱着。

入梅。同祖國完全一樣，每天每天下着雨，真是悶人的天氣，祖國一到六月十日前後也是入梅，令人



厭煩，而且麥的收割也是困難。此外還是蠶要上蔞的時候了。……  
真去昨晚奉命在雨中巡查，於下午十時出發，在北門西門東門和城內巡查了一番。雨只是落。把背囊解下，穿着多外套走，被雨淋得透濕了。十一時半返。

一向都是認真的糧本上等兵，今晚也用中國人的天揮來代替步槍，拿天幕包着，巡查城內。

上午九時衛兵交換，在東門同青百伍長換班。雨中勤務。今天雲薄了一點。雨也好像要住的樣子。上午十一時左右，雨幾乎完全停止，晴也看得見一點點了。

上午十一時說是大隊長要駕臨，啊，真是不得了！聽說本部打了電話去問，可是不通，不知何時會到。衛兵所因爲下雨不能洒掃。清潔整頓全等於零。

雨停止了。

正在說現在裏脚也要打過。服裝也要整齊，衛兵所內外也要開始大洒掃一下了吧的時候，隊長少爺就來了。真是大觸霉頭。而且那時我連佩劍都解下了。上等兵來說整隊。那時隊長已經來到面前。我正在打着裏腿。那樣站着也是不行。真是窘極。

隊長說：『司令幹什麼的?!』

大野上等兵行了一個敬禮。

『衛兵所像個什麼樣子！完全是個垃圾堆！成何體統！內外清潔都等於零！整隊的時候這樣慌張！兵隊只有兩名，兵隊幹什麼去了？』

『報告隊長，出去巡查去了。』

雖然這樣對付過去了，可是那時的心情要怎樣說才好呢。

『司令官什麼姓名？』

時才那雙腿伸直，『報告隊長，是陸隊步兵伍長橫倉勘一郎。』

隊長說『不行』，便出去了。

出征以來，衛兵司令已經勤務也許多次了，可是這樣監介的場面却還是第一次碰到。以後大家談起來都大笑了。所說『出去巡查去了』的兵士有兩名是吃飯去了，可是這也是犯規的。還有兩名不知道是那裏去了。此外在前面大路的聯絡兵，好像也是因為落雨到老遠的民家去了似的，所以隊長來了竟不知道。

不久，汽車四部便從阜寧方面開了來。聽到這聲音才出去迎接。好像仍然受了嚴厲批評的樣子。這樣

下場不好的勤務是第一次碰到。真是不成話說。

隊長因爲聯隊長和軍旗從阜寧退到東台，所以出到大路上來迎接。由於突然的命令，預定聯隊本部開到東台，二大隊開到如皋，三大隊開到鹽城阜寧間，擔任警備。佐藤枝隊本部也預定日內退到上海去。四九（一四九聯隊）開到阜寧，五七（一五七聯隊）則奉命在上海集合。

六月九日 晴

昨晚起忽晴起來了。好久都沒有看見的青天！但願四海無波，早日完成東亞和平，全國民都從心裏歡迎我們川上部隊凱旋的日子快點到來。

心裏想，如果敵人早日屈服，向日本軍投降，那是多麼好呢。可是照現在陸軍和政府的計劃，如果中國全土不入我手，戰爭預料是決不會中止的。戰爭究竟要繼續到那一天才會停止呵。

昨晚蚊之大軍又來襲擊在衛兵所噏噏地叫。

因爲羅姑娘來，衛兵所鬧熱得很。

問了好久了，晚上接到許多來信。

六月十日 晴

敵軍日記

小包兩個，是父親和相馬先生寄來的。裏面有父親和母親的相片。相馬先生用小包寄來的很健康的臉孔也得拜見了。光仔和黃白的健康臉孔照得很清楚。幸仔是個哭相。清仔也照得很好；大了很多了，同姊一個樣子，文子和歌子，因為光線不好，照得不清楚。大概是三月間的照相吧。

母親很担心；上陸以來，二十八天不能寫信去，家裏記望當然是不免的。

和歌子來信說，據產婆診斷，五月中旬或下旬但決不到六月就要生產，人是很健康。我很安心。現在大概已經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小寶寶吧。男的還是女的呢？好好的給我撫養，我請求你！

六月十一日 雨

守衛。又是入梅天氣。

東南風，很熱，只穿一件襯衣，也儘是流汗不止。

三大隊也在鹽城附近集中，衷心等待着不久的×××。（原文如此）

昨日領米十日分。……每天只是吃中國米，士兵實在是受不了。

旁晚登城，向東方拜告，祈禱我家的繁榮和一家的健康，最後祈禱我妻的安全，不要太爲我不安心了。東風。從東方有什麼好的消息帶來吧。

六月十二日 陰後晴

城外時時聽到槍聲。那時便派預備隊到城外偵探，視察敵情。可是在落雨的日子，槍聲響的時候，便報告說並無異狀。

六月十三日 晴

這次總像不久便要凱旋了吧。據說漢口已經打下了。

我們佐藤枝隊的任務已經終了，只是等待一路開往上海的命令而已。鹽城東台如皋附近也用不着警備的兵隊。這個兵隊原只是爲了防止中國軍隊的牽制攻略徐州而把這些地方占領的。總而言之，七月早早就可實現。真是謝天謝地。

六月十四日

衛兵上班上班，勤務是多起來了。大概是由於凱旋的緣故吧，大隊長非常之怕敵人，要大家嚴重警戒，兵士也非常緊張。

二，一小隊和本部巡查，三小隊勤務。二，一小隊是預備小隊，萬一有事的場合，那一天都可出動敵地，取着準備待機姿態。其實在這樣堅固的城牆之內，是用不着那樣麻煩的吧。

今日守衛西門。中午在西門前約二百米的地點，對岡門鎮方面。嚴重警戒。聽說敵在岡門鎮的西方果中，而土匪便衣隊則在岡門鎮活動。軍差以及川上部隊的使用人等去買軍用品時，便說是日軍偵探，捉去殺掉。而且治安維持會的使用人等，也相當爲土匪所苦。

夜全部在城內警備。有槍砲聲。

六月二十三日 雨

據報昨日岡門鎮的敵人，已經前進，在四千米地點的鄉村集合。大隊長。同荻野少佐大人密議的結果，主張先發制人，加以集中射擊。從西門城上連續射擊出十發野砲。雨中砲聲隆隆落在三千米的地點。可是敵人並不返射。這樣看起來，密探的報告也等於零。大家都安心了。

六月二十四日 陰

今日奉命，二小隊去岡門鎮作示威行軍。三小隊也於上午九時整隊，作爲預備隊，隨後前進，途中看狀況如何再定行止。

細雨濛濛中，行出西門，約二里即沿小河前進。路爛如泥田，步行異常困難。

住民什麼都不知道，仍然照常工作。

豐雨二小隊在市民放爆竹歡迎裏平安進入，二小時休息和受招待之後，又受多數市民歡送而歸來。

一營三小隊也於下午二時平安歸來。來了。胡德英天之不官軍來。劉其大人風濟早齊發。出亦歸。

六月二十五日晴。縣備辦長由判判奉命放火，長委新軍裝回來。何呈端人黃慶盛來，其門

好久沒有的快晴。梅雨期已經過去了。

新井上等兵回來了。最大的消息是十二年兵已有回國的命令。終於是真的了。漸漸地部分交換，老兵

都會回國了。

由於凱旋的消息，弄得非常熱鬧起來。

中隊長因瘡發熱，今日入院，中隊長由吉武少尉代理。

十二年兵滿期的二十八日出發的命令已經來了。我們也準備二十九日出發。旅團司令部也要從阜寧撤

退，向南京方面出發，四九在天生港集合，百一〇任東台通州間的警備任務。三十日行軍出發，預定三日

到達東台。

六月二十七日晴。五月十各端人的難。一各彈液，二各重書，二各神書，其長藏藏。

六管船的准备也已就緒，那一天都可出發。可是第十一中隊因為途中的橋樑都被敵人破壞了，正在開去修

六道橋樑，現在是第十一中隊去溝灣港，第十中隊去上岡鎮，担任警備中。可是第十一中隊的一個分隊，爲了連絡，正北進中，在上岡鎮受到五十名敵人的襲擊，一名戰死，二名重傷，二名輕傷，真是難過。

大隊預定來月一日撤退鹽城，向東台方面出發。

十二年滿期兵准備回國，真是大可慶賀。

六月二十八日 晴 日出發回國今日滿期了。兵們也請假二十八日出發。總團長合備出發要發早準備

因爲第十一中隊不在，東門也歸我們守衛。

昨晚殘敵因知我軍撤退，各地兵力薄弱，像有乘機來襲我們警備地的樣子，東西北三門外槍砲聲很盛

。今日奉本部命令，嚴重警戒。撤退衛兵所，大家都在城門上堅守。

六月三十日 晴 報大團所惠長十二早吳日官回團團命令。魏某某某。漸漸眼痛分交對，某其

以爲小雨，可是晴了。天氣燥熱起來。

旅團已從阜寧撤退回來了。聽說撤退的時候奉命放火，是邊砲擊邊回來的。可是敵人逆襲過來，我們

一退阜寧街上便充滿了敵人了。四九也來了。酷熱炎天之下行軍來的。隊長大人原在阜寧養病，也在嘔嘔

彈雨之中坐汽車回城來了。



旁晚把背囊行李和軍用品運到船上去，這次真的像是明天要出發了。

敵人已來到城外等待着。

七月一日 晴

早晨便熱起來了。

下午城外像是有敵人來了似的，就在緊靠近猛烈射擊。子彈一陣陣地在頭頂上跳躍。一定我們走了以

後，敵人便進城來，大大地宣傳日本軍的退去吧。

這鹽城也要成爲敵人的根據地了。

七月二日 晴

昨日下午三時，裝完東西上船以後，便出發了。那時敵人向西門白天攻擊過來，嘖嘖之聲不絕。西門上是第十中隊射擊着。敵人又向船上射擊過來。後見敵人並不很多。大隊長乃命令各中隊坐船向東台前進。重機關槍向敵人猛射，砲兵亦向敵人集中的鄉村爲遠距離的射擊，才使我們的行軍容易起來。

途中無風，拉罈前進。

七月三日 晴

敵軍日記

快晴，坐船行軍甚樂。

中隊邊警戒兩方鄉村邊前進着。

早上五點鐘便起床令上民拉繮。他們是正在田地裏拚命工作着的時候被我們捉來拉繮，拉到這樣遠地

地方來的。完全同在路上拾到的貓狗一般的煮飯做事儘量使喚他們，不用的時候便叫他們滾回去。早上不

吃飯拉繮，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發了。誰和婦人向西門白天食鹽飯來。謝謝之類不厭。西門

經龍倉，宿白駒鎮。

七月五日 晴後陰

從東台出發，一路向海安鎮前進。東台以北是因徐州作戰而占領的，同皇軍無何等關係，所以便放棄

了。東台以南至天生港之間，是領塚警備隊警備着。東台第一大隊，如皋第二大隊，海安鎮第三大隊。以

這次的補充隊，分隊有六名加入，全員共有十四名了。

七月六日 雨

船小了一點，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今天找了一隻大一點的船。

上午一時入海安，二時入宿舍休息，是一間學校。到翌日天要出發了。

家信來了。父親說五月十一日上午五時和歌子平安地分娩了一個男孩。恭喜恭喜。其後母子都非常康健。真可慶祝。

七月七日 雨 雨 雨 雨。下午四時日外不雨。雨勢漸停。中隊出陣。雨注放出。二時三時雨。

今日早晨起便落雨了。傍晚更落得非常厲害。天氣很熱。雨上到味到交潮。和朝亦停。

四九（一四九聯隊）和旅團司令部雨中行軍，淋濕了便爬上船來。真是辛苦。是到天生港去集合。

川原君給我信帶來了。利仔和和歌子都很康健，我安心了。和歌子也有信來。確是十一日上午五時安產。天下還有比這更可恭喜的事嗎？

七月八日 陰雨 雨 雨。雨勢漸停。雨注放出。雨勢漸停。雨注放出。雨勢漸停。雨注放出。

陰，可是烏雲漸漸起來，又落雨了。好像要把空中的低壓都落掉了那樣地落。

海安市住民充塞，有許多家大店舖。雨勢漸停。雨注放出。雨勢漸停。雨注放出。

昨晚曲塘鎮方面有了槍聲。便衣隊來到了約一二里的地點。近日將派小隊去掃蕩。

土匪好像很多。

小河裏的水增加了，流掉船的分隊頗多。雨勢漸停。雨注放出。雨勢漸停。雨注放出。



了。……

七月十一日 晴

這地方沒有一家被燒燬的店舖，真是太平安穩的市鎮。可是川上部隊來了以後，却每天都有槍聲。因為我們砲少，人也不多，敵人是已經移到攻擊來了。……  
夜，真是好月亮的月夜。利仔呵，你已經出世兩個月了。快點給我乖乖地長大罷。爸爸很健康，正有勁地幹着呢。利仔和媽媽兩個人不要讓暑氣中到呵。大些好等爸爸歸來呵。……

謝六 七月十二日 晴

上午五時整隊。中隊長率一小隊向海安西方出發討伐便衣隊。中隊是六時半起床，點閱之後，向宮城（東京）遙拜，並禱祝父母的健全，我家的繁榮，和利仔的健康。可以到陣地。朝夕吹喇叭舉行點閱。……  
七時，西方槍聲甚烈。中隊長正和敵人交戰中吧。……

……中隊小隊奉命向陣地出動。早晨的海安市立刻緊張，敵彈在頭上啪嗒啪嗒地炸裂着。在陣地等待着敵來。可是敵人很遠。仍是盲目射擊。……  
上午十一時，中隊長以下三十名，無一名負傷平安歸來。……

鄉村偵察中，住民報告說有很多便衣隊。那時正在休息中，因立即散開。可是敵人已從小河前方猛射前進過來了。中隊長拿輕機關槍向數百名敵人猛射並後退。幸無一名負傷，真是可賀，向蒲水的田裏光身跳進去，好容易逃出一條命，歸來時一身都是泥漿。真辛苦了。敵人說日本軍退去，拚命向海安進攻，槍聲越來越近。下午一時方平靜，四時才退去。

（東京）七月十三日 晴 勤全。雲霧間隱隱。疎疎甘雨對風。

敵人前進。海安鎮的頂上，嘭——嘭——嘭——噼噼，啪——噼地，盛行炸裂。心裏想又來了。立即武裝奔赴陣地，襯衣一件完全汗濕透了。

這並不是玩笑的事。首先應該自重。是要緊的身體。非自己保重不可。家裏和利仔母子在等待着呢。

向住民射擊。武備民外。陣亡。槍口吐出世雨。特選偵察隊無敵員入。雷聲是動。五月  
發非門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便衣隊和土匪而已。不過住民是不能饒恕的。禁止下土哨的出入，爲極嚴重的警戒。住民房屋被燒，心裏雖是抱歉，不過沒有辦法。家沒有了，在田裏大聲哭泣着。真可憐。

七月十四日 晴

上午一時又是敵人槍聲。四時槍聲更緊密了。中隊電令三小隊出動。上午四時，全體使出動了。可是

那時槍聲又沒有了。是多麼可憎的敵人哪。這是有意使我們不能安睡，實在可恨。好吧，把中隊頂厲害的輕機關槍拿出來把它消滅罷。

重機關槍已經來到西門。如果再有步兵砲或聯隊砲。敵人就會恐懼而敗退吧。

在東台的時候，敵人每晚都來攻擊，國五郎大佐也有點警慌了，砲還沒有離手便轟轟震震，嚇得氣都沒有了。想起來真是難過。

三 我們是第二線。今日遷移，入西門宿舍。

七月十五日 晴

因為每天每晚，敵人都向西門襲擊，所以中隊便把三小隊移動到西門來。八支隊前進。今夜一隊向東台。天氣一天一天熱，只穿襯衣一件去勤務，如此受襲擊，立即可以到達陣地。朝夕吹喇叭舉行點閱。敵人也像是知道有相當的部隊在西門集中，所以今天竟不來射擊了。

總之，一日一日熱下去，身體非充分注意不可。

最近似有出動的樣子。

七月十六日 晴

利仔初生時，曾去信慶祝，可是好像並未收到似的。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四九（一四九聯隊）和旅團在天生港集合，向××出發，船都上了，可是命令變更，又復登陸。大人今日祕密坐汽車來海安，明日一早就去東台。

而且四九也担任如皋天生港之間的警備。步一則奉命担任如皋東台之間的廣範圍的警備。

七月十八日 晴

下午二時突來命令，叫三大隊準備下午六時出發。是向東台方面搜索敵人攻擊前進。在第一線的東台有聯隊本部和一大隊，時時爲敵攻擊，差不多是給敵人包圍着了。聯隊長奉到急令，叫三大隊前進。好像三大隊的十二和九這兩中隊不去，敵人無論如何都不會退似的。總而言之，敵人是怕川上部隊呢。

七時半出發。由黃昏的中山道北進。在船上大家也紛紛地談論着。

七月十九日 晴

以螢火之光前進。月光不到十一點鐘是不會上來的，田坂裏萬蛙爭鳴，殊爲鬧熱。

途中敵人如見是小部隊必定來襲，所以禁打電筒，連吃烟都不准許。完全是偷襲的樣子。襯衣一件，佩劍，槍，蜿蜒如長蛇似地前進。大小行李，附砲四門。



睡眠朦朧地前進。途中經安保是上午四時。大仗一時間。二中隊的下士哨。躺了一下，五時半出發。經不安至雨打。

白天很熱，有中暑的。走着走着，人都要倒下去似的。

七月二十日。晴

昨日下午三時到達雨打鎮。二中隊一小隊在這裏，二三日受敵人攻擊，苦戰之後撤退了，但苦戰之後又佔領了。因此同東台的聯絡被截斷。我們的任務是很重大呵。

途中平安無事，東台的三層塔已經看得見了。這是我們來過四次的佔領地，可回憶之事甚多。下午六時平安到達。

東台也時時被敵人進入城內苦戰。一大隊的軍隊是邊同暑氣作戰邊担任着警備。今日休息一日。

城裏虎疫盛行，吃東西要注意。

七月二十一日 晴暑

下午五時起床。

大隊奉軍部命。令出發討伐東台東北方的殘敵。六時三十分整隊。酷暑炎天之下，穿着軍服全副武裝向  
××出發。赤羽步兵砲隊也參加了。我們川上部隊所向之處並無敵人。敵人也怕部隊前進而向北方退去了。  
東台北方守備堅固，警戒兵也頗雄厚，國五郎大佐爲什麼要怕呢。

敵人似有相當的兵力來攻。途中邊同暑熱作戰邊看不見敵人地前進。走壞的沒有路的路上前進。十二  
時到達目的地宿營。敵人嘸——嘸，嘸——嘸地射擊，但以後便退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 晴暑

上午五時起床。在田野之中完結了露營之夢。蚊頗少。早晨的寒氣使腹咕咕作響。

今日把尖兵中隊的先頭作爲路上斥候而前進。第二分隊並無異狀。

昨天也是在瓜地上徵發西瓜飴瓜吃。只是流汗。

今日是第一綫。任務重大，可是好像沒有敵人的樣子。在鄉村路上徘徊着。據密探報告，在東台北方  
十五里地點丁溪鎮約有五百名敵人，是便衣隊。

經東台飛機場向東台出發。突擊西瓜地，首先到達。上午十一時回宿營地。會要的樣子。據衣一件。

七月二十三日 晴暑

無論怎樣說，東台總是一個大城。

聽說敵人就在相當近的地方駐紮着，到底是第一線，頗爲緊張。東台街的周圍守備很堅固。一大隊在這暑中是辛苦了。

今日從十時起，做中隊的部隊衛兵。待機出動。

點閱後奉到命令，明日接替第一大隊警備。一大隊出發去掃蕩北方的殘敵，我們同砲兵共同担任東台的守衛。

八七月二十四日晴。十二時出發。雨，由大瀨軍。只善斷決一升。同隊回。上午一時，做夢也沒有想到，命令變更，大隊又奉命準備坐船向海安出發。軍隊的命令真是容易變更的東西呵。

今日大隊由昏暗的運河續續南下。東台，再見罷。這熟悉的東台，大概是沒有機會再來了。以非其大船，可容十四名。今日並不大熱，船主是辛苦了。經安保，雨打，不安，下午五時安抵海安。即警備以爲有信來，可是並沒有。唉！真是想早日回家。和歌子和利仔都很康健很快樂吧。爸爸是不久就以回家了呢。

以回軍丁酉七月二十六日 雨行軍

命令變更。昨日十一時出發的命令取消。今日上午八時，大隊出發爲如皋警備隊。全員行軍的東台的聯隊本部和一大隊，也預定於明日八時以前到達海安。預定一大隊担任天生港，二大隊担任丁溪鎮的警備：迄今爲止，大家都說東台多親日家，又說川上部隊爲東台所信任，可是軍部却終於決定把如皋以北我們曾經流血流汗佔領，犧牲許多戰友的地方送給敵人去了。想起來很悔恨，可是在軍部的強迫命令之下又有何法。

八時出發延遲。暑熱之中，十二時出發。流汗如雨，離開海安，由大路行軍。只着襯衣一件。同到砲兵，於下午八時到如皋。

途中遇到時雨。大路簡直同泥田一樣。不過今天無論如何非到如皋不可。下面是汗，上面是雨，一身完全濕透了。八時已經昏暗了。如皋的塔已經可以望見。可是沒有什麼人來歡迎川上部隊。

七月二十八日 時晴時雨  
如皋城已經成爲第一線了。八時。

十二中隊在東門，九中隊在北門，機關槍隊在南門西門死守。砲兵一個小隊有砲二門，砲是擺在北門  
院視着敵人。

我們三小隊出到東門外，在電燈公司東方約一千米的地點担任一日換一次班的下士哨勤務。田地裏，西瓜，玉蜀黍，什麼都有，可是敵人像是已經來到了跟前似的。

傍晚四時，北門方面有槍聲。九中隊方面是已經來了敵人了。

夜二分隊正勤務中，忽然小隊長以下全員出動，在大雨之中進入陣地。

七月二十九日 雨時雨

正衛兵勤務中，三小隊忽然奉到命令說，現在砲兵正從北門砲擊着敵人，可開往約二千米的村去放火燒屋，並施行射擊。晨八時出發，走高梁地裏沒有道路的地方向目的地搜索前進。

在一千米的地點，火烟已經冒起來了。唔，已經快到了。在住民的家裏放起火來。女人小孩子哭泣着。真是抱歉之至，可是有何辦法。好吧，幹罷。火烟烘烘地猛烈燃燒起來。

噹——噹，噹噹——噹噹的槍聲響起來了。像敵人見到火烟而射擊過來的樣子。小隊長下令後退，跑過約二千米的高梁地，回到電燈公司的宿舍。時間正是正午。

敵軍日記

六四

八月一日 晴

登陸以來，再過幾天便是一年了。自來中國，總相信並不須這樣長久地戰爭下去，只以為五個月左右便同別的部隊交換，在去年我們就可以凱旋的。那裏想到到現在這樣天熱來了還是不能回去。不過這次到了下月九月，總可以有希望了吧。

今日八月一日，好久沒有這樣快晴過。從早晨起，便熱得很，汗流不止。小隊的槍前哨勤務。

家裏已經秋蠶吐絲。母親和歌子在這炎暑之中，正在揮汗同××子等拚命工作着吧，真是辛苦的了。

八月二日 晴

衛兵勤務中，上午三時，敵人從北門外附近，以及東方二大隊方面，西門方面，猛烈射擊。在這電燈公司的緊後面也射擊着。今夜是真正要來了吧。

霧很濃。天亮五時後，槍聲膨膨，漸漸地遠去了。敵人退却時是吹着像是豆腐店所用那樣的喇叭似地

，此——暗——此——暗。

我那日夕在念的她和歌子今天總會有信來了。暑中惟有祈禱着大家平安無事。門、

八月三日 晴

昨天清早的敵人的襲擊，好像是對在如皋的我們包圍起來，有着相當大的部隊的樣子。吹着那早晨的喇叭號令退去，可是又是槍聲，差不多就在如皋的周圍呢。

今日離開小哨，任下士哨勤務。十一中隊在下士哨勤務時，睡夢中爲敵所襲，幾乎全滅，重輕傷者十  
一名。非互相十二分嚴重警戒不可。一晚不睡覺什麼呢？無論怎樣都非留着一個健全的身體回去不可。

自重自愛靜待凱旋。

八月四日 晴

昨晚周圍真是平靜，一下槍聲也不會聽到。真是托福。小河的水也靜靜地流着，是一片平和樣的如皋

郊外。中國民衆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決不想燒燬房子，徵發東西，弄壞農作物。對於房子被燒燬的民衆，我們是要流淚一樣的難受。可是沒有辦法。我們是依照軍部的命令這樣做的。

譯者附記：這一本日記是從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的。可是出乎日記主人的意外，八月六日

他們又奉到了參加進攻武漢的命令。這對於日記主人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痛苦，可是他又有什麼方法反

抗呢。八月七日的日記有一段這樣說：『敵軍日記主人當然是——』

一到九月便隔剛一年了。正以為可以凱旋，那知又奉到參加進攻武漢的命令，真是無話可說。

這樣，日記主人便於八月十四日離開了如皋，十九日到達了南通。在南通演習了戴防毒面具，

因爲『我們今後同以前不同，非對毒氣方面注意不可』。參觀了德國人開的大規模的紡織工廠，（女工有數千人），也盡情娛樂了一下，（中國澡堂，日華親善料理店，慰安所有五個之多）。才於九月

廿八日離開南通向湖口出發。然而九月二十七日他却終於做了廬山金輪峯下的怨鬼，不能再同他日夕思

念的嬌妻和歌子和愛子利仔見面，這是如何可傷的一件事呵。古人所謂『可憐無定河邊骨，還是深

夢裏人』，真可爲此公借咏。不過他如果死而有知，他不應恨我們英勇的抗戰官兵，而應向那些窮兵

一吝黷武的日本軍閥索命。後面還有幾封他的愛妻和歌子的家信情詞悽惻，哀婉動人。現在也一併譯出，

公認以見日本軍閥是如何的毒害他們自己的同胞，並不止是我們中國民族受難而已也。

（譯者：重刊書卷十）

（譯者：重刊書卷十）

（譯者：重刊書卷十）



# 敵軍家信

## 和歌子致其夫橫倉勸一家信

哥哥：新年了，恭喜恭喜。從心裏面我再三再四地向你恭喜。還有一件可喜的事呢。我好像懷了孕了，這不是很可恭喜麼？不過你要是能夠早日凱旋，那就更可恭喜了。世間還有比這更可恭喜的事嗎？

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了你寄給我的來信。我已經接到你寫給我的兩封信了。每天每天都是很快樂地等待着呢。二十七日午睡中，幸仔來說哥哥有信給嫂嫂呢，立刻就拿來拆開了。我也寫了很多信去，不知道收到了沒有。

每天母親祖母們都爲你的飯菜和寒冷就心着。我的菜已經弄得很好了。如果你凱旋，我一定好好地給你弄飯呢。

靈飯是每天都供奉着。米谷菩薩那裏是每天都去，白山菩薩那裏也是初一十五一定不缺。家裏神台前是每天都供着飯呢。

我是一時一刻也不會把哥哥的事忘記過。把你的相片拿出來的時候，總要禮拜一下。時時都夢見哥哥呢。我的相片拿着沒有？聽說大藏的母親寄上的那張相片你已經收到了。等待而又等待的元旦出行，是寂寞地同父親和光仔三個人去的，一天便回來了。兩個人快樂地一同步行的日子希望能夠快點到來啊。我已經梳了圓髻了〔註一〕，下次元宵日我打算好好地梳一下呢。一到西藏，仍然玩得忘了形。假使哥哥是在家裏等待的話，那我就會早點回來了，這一點請你鑒察罷。

只要有閑，便會把摘桑時候的事，看電影以及出外遊覽時候的事回想個無窮無盡，早點凱旋罷，我現在又在快樂地等待着呢。

我在前面會說過，好像有了小孩子的樣子。哥哥，恭喜你呢。或者是做了烏龜也未可知。哈哈。：哥哥呵，請給我快樂地凱旋罷。一定一定，我要把孩子好好地教育起來的。

束帶日〔註二〕本來應該是在這個正月，可是因為沒有好日子，或許要到二月也未可知，不過還不分清楚呢。我以為在正月裏面要好一點吧。如果到大藏去，打算給熊谷的產婆好好地診察一下。

大藏的母親祖母對我也很注意起來了。這裏的母親對我也非常留心，請你不要就愛罷。可是不要同森野君說，那是很討厭的。……真是好像大家都在議論着我呢。三輪方面，大藏方面，大家都說給良子開了

路了。從大藏回來的時候，也聽見大家『和歌子已經有了小孩子呢』地冷言冷語着。不知怎樣，心裏實在快活。請你在我還未生產以前凱旋罷。凱旋好像是在三四月之間的样子呢。

我也很替田中貞一君難過，因為他也負傷了。聽說他的太太也是定這個正月生產呢。哥哥在這樣寒冷的時候，負傷痛不痛呢？母親也說，如果凱旋，給你洗溫泉去。至遲至遲也請於五月底凱旋罷。

錢夠用不夠呢？能夠洗澡麼？

君時時有信給我，請你也給文子寫寫信罷。

我也愛惜身體地工作着而且快樂地生活着，哥哥也請早日凱旋罷。希望哥哥以後留心不要再有負傷的事才好。和歌子向你請願呢。再給我寫信罷。大藏的母親對我也非常耽心起來，請你就這個意思寫封信給她。

千萬保重身體罷——這封信不仔細讀便看不懂吧。此致  
哥哥親鑒——  
等待而又等待着的和歌子上

(註一)圓髻爲日本出嫁之女所梳以示別於少女。

(註二)日本女人懷孕五月而束帶。屆時並舉行慶祝。

好久沒有寫信問候了。這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吧？故鄉是從老年的人們起，大家都在心裏『今天吧今天吧！』地等待而又等待着無恙歸來的凱旋。

真是快的很呢，我也結婚後滿一年了。新婚當夜的情形請你想一下罷。主人不要笑呵，七日晚上只稍稍睡了一下，可是頭髮弄得蓬亂，而今日（三月四日）來到大藏，頭髮却經過三天四天也很整齊。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那次新婚旅行真是可以懷念呵。坐那樣的電車歸來，又坐腳踏車，早又回到了令人依戀難捨的故鄉睡下。那次七月的夏天晚上，我到大藏去，可是回來却給主人罵了一頓。

記得面會的那一個月，兩個人曾坐汽車到公園去散步，真是想早點再到銀座（東京大街）去作一次『銀散策』呢。分別以來，我一時一刻也不會忘記過。請你早日凱旋歸來，作我的「身體的肋骨」罷。大藏的母親說，相傳如果在主人不在的時候有了生產，那麼第二個兒子的生產一定也是在主人不在的時候。無

論如何都不要再有這樣的事罷。等主人回來的時候再生產罷。我是這樣向神祈禱着。每天到米谷菩薩那裏去，都是爲着主人，爲着出生的孩子祈願。此外身體上並無變態，每日都是平常一樣地工作着。這也是菩薩的保佑吧。

肚子裏面時常胎動也感得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同中歌子兩個人到高幡不動神社去拜了一次菩薩，一點事情都沒有呢。

二日爲了梳頭到白山君那裏去了一次。三日到了大藏，看了一眼鄰近的親戚。四日去鶴川本校展覽會參觀，是同母親去的。本來不去，可是有同學在那裏呢，也是去年嫁出去的。還不能確定是什麼時候，不過此後決不再到外面去走了。請你不要就心罷，最近我想請小山田的產婆去看一下。

產期大概在五月尾或六月初，我這樣想着。在那時以前，一定一定請你凱旋歸來罷。同柳川中將閣下一起，飯塚部隊也要凱旋吧，心裏是快活地歡喜着，可是好像還有一些時候呢。不過最近以內，總會成爲凱旋部隊吧。前幾天接到了由西村氏寄來的相片，帶到大藏去，大家看了都非常歡喜。

聽說田中貞一君生了一個女孩子，我是祈願着無論如何都要生一個男孩子呢。女子打算給我縫一件外衣。前幾天給大藏菓品店的政子譏笑了一頓。好像多摩村方面，大藏方面，都在談論着我呢。真想早點生

產下來看着。大藏的母親事事都爲我注意，請你安心罷。大藏的祖母母親也非常之盼望着你的凱旋呢。一定請你平安地凱旋歸來，讓我早日在你身邊罷。

每次都是亂筆，真是失禮，一切都請不要耽心。

主人親鑒

妻和歌子上

大藏的母親屢次向你問候。寄到大藏的信封面我看過了。又及。

### 江川清子致江川雄次家信

(一)

哥哥：六月二十七日來信收到。謝謝。知道你很康健地過活着，大家都很快活。

後方很鞏固，大家都努力地工作着。

「三伏方半秋風吹」，好像有這一句話呢。國內這幾天很涼快，非常舒服。大概又會熱起來吧。

哥哥那邊很熱吧。

來信說，受到敵人迫擊砲的射擊，冒了很大的危險，可是沒有負一點傷。我相信這是菩薩的保護。

神田青年團給你送了慰問品去了。

清子也弄了一些好東西給你呢。不過聽說不能過六斤重，便減做了一個罐頭。祈禱着能夠早日寄到哥哥的手裏。

相片收到，謝謝。非常康健，一點都沒有瘦，同在家時候差不多呢。母親看了相片也安心了。

相片是同戰友一起照的。內中寫着若村的那位也平安麼？前幾天報上說飯塚部隊若村君（名字忘記）戰死了，所以這裏附帶問一句。

聽說中村的浩君也到戰地去了，是在那一方面登陸呢？

在此中日事變中，賢三的學校也不放暑假了，每日都去學校。聽說是勞動服務，到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等處去做拔草等工作。

托你之福，工作現在由父親做着。他很努力，真是感謝呢。

希望哥哥平安康健。身體務須注意。此致

哥哥親鑒

(二)

清子上

哥哥：你康健麼？東京很熱，可是大家都很努力。哥哥一定也是邊同炎熱作戰邊對軍務精勵吧。



如果成爲長期戰爭，那麼各位的辛苦困難固不用說，我們在後方的人們的覺悟也是要緊的了。

國內是貯蓄報國，節約「不買東西」，這是政府的政策。百貨店等等簡直閒散的很。

八月十七日，德國希特勒使節團一行三十名來到了東京。大概要力圖日德的親善吧。以前歡迎了義大利使節，現在又歡迎德國的使節團，真是愉快的事呢。

兩國有名的花火，因爲非常時的關係，已經停止放了。

連日天晴，可是今日（十八日）忽又下雨，不免憂鬱起來了。幫助母親裁縫衣服，一日便過去了。

大概哥哥也知道吧。出征時，店裏的澤村君和池田君不是都在麼？現在兩人都離開了，清子有點覺得寂寞呢。

寫這信的時候，聽到了歡送出征的歡呼之聲。出征的人很不少呢。不覺把頭低下來了。

慰問袋收到了沒有？同青年團少年團的是在一起，收到時是幾重的快活吧。母親也很康健，請安心罷。托你的福，店裏經營很順遂，父親是拚命做着。

哥哥哥所在的東台聽說是一個偏僻之地呢。身體要十分注意。以後再給你寫信罷。

祝禱着哥哥的健康。此致



戰場的哥哥親鑒  
清子

### 青池峯子致青池節郎家信來

前天報上載着凱旋的事。不過年輕的人怎樣呢，正這樣想着，昨天（二十九日下午二時）五十嵐氏來的時候，便問他大野君回來了沒有，他說毫無消息。風傳是非常之多。今天接到托大野君轉來的信才知道他確實已經回來了。大野君家裏應該是怎樣快活呵。

肚痛怎樣了？要自己留心，好好地服務。沒有回來的各位怎樣了呢？我雖遠在國內，可是心裏推想得。只要水，信，小包，能夠順利無阻，也就好了吧。今天送上了兩個人的，一份有好幾箇。同英君還沒有會到面嗎？來信說出動到第一線去了，以後（已經有兩個月了）便再無消息。飯塚部隊是不錯的，可是屬何小隊却不知道了。那位種田老現在怎樣了呢？節仔尙且壞肚子，他就更要糟糕了吧。每天洗衣服的時候，總想到只要有這些水，在戰地的人將會怎樣快活呢。總之，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不想的時候。

住在我們家裏的那些人都有信來。可是其中一個，柳田上等兵，已經於七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在河口鎮陣亡了，一個黑澤邦男氏，足上負傷入了院，真是可傷呢。另外兩個好像還很康健。認識的人只要有一個遭遇不幸，便會使人非常敗興，心裏真是厭惡的很，也許親眼看到又會不同吧。

同正清君分開，已經××了。（原文如此）

對不起對不起。總是寄了信以後才記起來。眼鏡收到了麼？大概這裏寄去的信有的收到有的收不到吧。藥也寄上了。

再等你的信來吧。那封信是六月二十六日寄的，可是到達却是七月二十九日，真是費的日數多呢。先刻也是無意中想起的，摩洛哥電影裏面的赤足追趕並不是沒有道理呵。（註）

家裏的事不必就心。敬祝諸位戰友一同武運長久。

（註）摩洛哥電影裏面，描寫一咖啡店女子，因追趕其當兵的情人，而赤足行入沙漠。

### 永田瀧子致其夫永田秀夫少尉家信

（原註：第六信）

秀夫：今天請讓我叫你秀夫罷。

自你整裝出征，一月來完全像做夢一樣。那以後你很快樂很平安地過着嗎？請你告訴我罷。六日接到了可懷念的你的來信，快活得哭起來了。三日來，天亮也好，天黑也好，都是禱祝着你的武運長久。如果沒有什麼信託，便過得非常不安。現在的我是只有信託神佛，方能安心過活下去呢。

對於可懷念的你，告訴美也子活潑地跳來跳去，是一個最愉快的報告吧。那以後，托你的福，這孩子每天都活潑地奇怪地問我，「爸爸怎樣還不回來呢？」童心也想到戰爭是使爸爸不能回來的討厭的東西了。

明天想到店裏面去，看看母親和其他各位，問候問候。在那遙遠的（同國內不同的，很遠很遠的，夢中的在松屋（百貨店））打算買些寄給你的慰問的物品。在那遙遠的（同國內不同的，很遠很遠的，夢中的國家，今宵我要飛到你的身邊去。）不使的地方，寄吃的東西去一定是合適的吧，凡是看到什麼合你口味的東西我都要買下來。這是一個快樂的購買。一想到那是給你買東西，心便跳起來了。慰問品的話等明天回來再慢慢告訴你罷。

寬一回來了。牛人的飯島少尉打了電話來，說接到你由上海寄的明信片以後再有信去告知現在何處，可是現在還未接到你的通知云云。請你寫一封信給飯島少尉罷。西野呢？西野與美也子及其母親。還有，七日寄出的信收到沒有呢？

還是我來赤羽以前的十七日，十尙君來訪。他說十二日的中午來到這裏的。如果知道你是十二日一時的出發，那他就會立刻來訪，可以看得到你了。他非常地懊悔着。那時收下了他送來的菓品。以後你有

信給他時，請你順便謝謝他罷。

秀夫。千萬請你保重你的身體罷。只要你很康健，我便安心了。——一叫秀夫，就想同你會面了。在你回來以前，我一定要學會弄許多菜，可以做出合你口味的東西給你吃。在你不在的時候，我要好好地帶火美也子，使她長得非常活潑，美麗，和健康。什麼時候能夠會面呢？或許只是一年左右的忍耐吧。（註）

如果有什麼吩咐，請你同我說罷。要什麼東西也同我說罷。我請求你呢。如果照了相片，請你寄一張給我，大家都等待着呢。最後我再祝你一次武運長久。再會。 此致

夫君親鑒

瀧子上

（註）讀了這封信，不禁使我記起華振中將軍去年出發抗日，過韶關留別其妻馮綉華女士的兩句詩來了。詩云：『且把嬌兒寄愛侶，教他抗日做英雄』。單就這一點，也可看出兩軍士氣不同的一斑。他們出征，拋妻別子，是毫無目的，而我們抗戰，拋妻別子，却是爲了我們後代的幸福。萬一我們本身抗戰不能成功，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女還是抗戰下去。我們中華民族是絕對不做別的民族的奴隸的。

## 記俘虜鈴木角雄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六〇師參謀處接到了廬山莫旅部打來的電話，知道消滅了百餘名進攻廬山金輪峯的敵人，並且頗有繳獲。大家都很快活。可是富有經驗的師長華振中將軍却知道這不過是敵人的試攻的失敗，大舉的進攻就在後邊。那時他雖病重睡在床上，却拿起電話機同守廬山的將士通了一兩點鐘的電話，諄諄告誡，當晚務須留意，不可令敵人乘虛而入，並且詳細指示怎樣防守和消滅敵人。果然一時頗爲靜寂的參謀處，那天晚上便頓然熱鬧起來，鈴鈴之聲直到天亮。到第二天二十七日下午，捷報傳來，該師竟打破了以前南潯線殲敵的紀錄，獲得了一個很大的勝利。詳細的情形，報上已有記載，現在且不去說它。

據莫旅部報告，共俘虜了十二個敵人，可是傷勢都很重。我就耽心，怕沒有一個能活下來。果然第二天便死了十一個，只有一個送來師部。那是十月一日或二日的上午吧。師部的官長和士兵都很興奮，因爲戰利品是陸續地送上來。對於那些日本的東西，大家都覺得新鮮，一紙一木好像都有很大的價值似地珍愛着。何況現在又來了一個活人。大家便都跑到安置俘虜的地方去。前方因爲交通不便，醫療設備簡單，可是我們對於俘虜，秉承我們政府一貫和平的政策，還是非常優待。師部軍醫院給俘虜另外弄了一間房間。

布施聯隊原屬日本第一師團，一向同近衛師團共同駐防東京，負責拱衛首都之責，它的士兵都是東京的市民，所謂『江戶仔』（東京原名江戶），戰鬥力是很強的。我在東京曾經作過一些時候的寄居，所以對於江戶仔的性格頗有相當的了解。江戶仔的文化程度比日本其他地方的高，國際的認識也要比較清楚。叫他們到中國來作這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勾當，不見得是出於他們的真性。不過日本的陸海軍秉承日本封建武士薩長兩藩的嗜殺傳統，以及傳染歐洲反動落後階級的海盜根性，便造成目前這一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的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蒂強盜了。

穿俘虜靜靜地躺在那裏。上唇一撮粗黑的鬍子，是一個標準的江戶仔。身體瘦弱，手足都負了傷，顯然是一個被日本軍閥殘害了的可憐虫。華參謀處長文治先生問他是那裏人，因為名字我們已經知道是叫鈴木角雄了。他說是東京市淀橋區角筈二丁目。

『那麼你家裏是在新宿了』。

這熟悉的新宿兩字把他的眼睛睜大開來。

『你到過那個地方嗎？』

『我在那裏住過呢』。

他露出了微笑，自言自語地，

「貴國的軍官很親切呢」。

他告訴我們旅部的馮主任很優待他，給他許多安慰。我們叫他不要怕，並且告訴他即刻就要把他轉送到後方的醫院去，希望他安心養傷，中國人是很寬大的。我們沒有再問他什麼話，因為他的傷雖不致命，可是人很衰弱無力，不願多打擾他。我們走的時候，軍醫院已經給他送來了稀飯。

中日兩大民族都在受難中。中華民族的解放也就是大和民族的解放。這一個信念在俘虜鈴木角雄君身上得到了確切的實證。

### 附俘虜鈴木角雄口供

問 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

答 我叫鈴木角雄，東京市淀橋區角筈二丁目八四番地人。

問 未入伍以前原屬何職業？

答 建築業。

問 家庭狀況如何及有何人？

答 家中有父母存在，妻一，子女各一。兄弟四人。我是長男，家中環境不十分好。

問 你是現役兵嗎？

答 不是，我是後備役兵。

問 你是何時被徵來中國的？

答 去年十月被徵調來中國。

問 你屬那一個部隊，什麼階級？

答 我屬布施部隊吉武隊，任伍長及分隊長職務。

問 第幾小隊第幾分隊？

答 第二小隊第二分隊。

問 你的中隊長和小隊長叫什麼名字？

答 中隊長叫吉武太夫，小隊長叫和田正俊。

問 大隊長和聯隊長叫什麼名字？

答 大隊長叫川上少佐，聯隊長叫布施大佐。



問 你分隊有多少人？全中隊有多少人？全大隊有多少人？

答 我分隊祇有十人。全中隊約百餘人，確數不知道。

問 你會參加何處作戰？在何時期？

答 在江蘇如皋，鹽城，阜寧一帶作戰。後因負傷，留在東台野戰醫院醫治，時在今年四月間。

問 你何時調來星子廬山作戰？

答 九月十七日調來廬山作戰。

問 你們來中國打仗是侵略的行爲。你本人以爲如何？

答 實在是不合道理。但是國家的命令不能不服從。

問 你願意回到老家去嗎？

答 願意，但未知能夠回老家去否。我現在兩腳骨頭已斷，右手炸傷，恐怕要成殘廢了。

問 你們的聯隊長飯塚大佐是在那裏戰死的？

答 聽說是在廬山戰死的。在九月四日上午十時，他脫去上衣，站在陣地上指揮構築工事，被中國軍

的迫擊砲打死的。（註）

問 飯塚的前任聯隊長加納大佐是在何處戰死的？

答 聽說是在大場鎮之役戰死。

問 你們的担架兵何以不來救護你們傷兵呢？

答 地形很危險，不容易上來，我自己又走不動，以爲一定沒有命活了。那知你們這樣親切，我真感

謝。我們部隊每一大隊有翻譯員一名，看他對待中國兵和老百姓真是兇神惡煞的很。

問 翻譯員是不是軍人？

答 他們都是滿鐵會社裏的職員，不是軍人，不過會說兩句中國話而已。

問 攻擊金輪峯是何日開始？

答 九月二十日奉命開始向金輪峯攻擊前進。

問 攻擊金輪峯由何人指揮？

答 川上少佐指揮。

問 布施聯隊長會到戰場上指揮作戰否？

答 布施聯隊長在九月十一日由南京坐飛機來星子就職。聽說沒有幾天便在東孤山的東北公路附近打

傷了，故未見他親來指揮。

問 一個聯隊的編成和兵力有多少？

答 一個聯隊有三個大隊。每個大隊有四個步兵中隊，一個機關槍中隊，一個步兵砲隊。（包含平射步兵砲，曲射步兵砲）。連聯隊大行李人員，一個聯隊一共有五千員名。

問 一個大隊戰鬥兵力有多少？

答 一個大隊戰鬥兵約一千名；大隊大行李人員屬非戰鬥兵，約三百餘名。

問 日本國內情形怎樣？

答 一般商業很冷淡，並有很多商店已經倒閉，兵役方面現正繼續召集。後備役兵年齡多在三十歲左右。

問 你今年幾歲？

答 三十歲。

審問者旅部參謀主任馮國藩

（註）布施聯隊長實爲九月三日受傷，但或延至四日傷重身死。橫倉勳一之九月四日日記亦云：「在南



# 敵兵遺囑

倉持××

這篇遺囑寫在一本敵兵日記的後面，可是遍翻日記的全文却找不到這本日記主人的名字。只在別一本日記上找到倉持初子這個名字，他的太太叫初子，或許他就是倉持什麼吧。日記的文字非常拙劣，好像是一個農民出身的樣子，本來日本人只把漢字作爲記音的符號，連大學教授也常寫所謂別字。不過像這本日記這樣，把炊爨寫作水產，慰問寫作慰門，那就有點太費解了。

這本日記的主人寫日記好像非常吃力，所以採取春秋的記事體，只把經過的事實苦心記下，不發什麼議論和描寫內心狀態。不過有一天，九月十三日，他却也簡單地發了一點感慨。

『今早很冷，晚上睡不成眠。緊靠我旁邊倒着兩個昨日因攻擊而戰死的十一中隊的三名士兵。戰場實在是很悽慘的』。

這大概是古人所說「鐵石人兒也斷腸」吧。現在把他的遺囑譯出，在這遺囑後面，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士兵心裏是隱藏着如何深厚的痛苦。遺囑作於九月二十日，而他却於二十七日戰死，大概他也覺悟到他自己之快要做日本軍閥的砲灰了。

遺書

本十一、戰死之後，妻回到故鄉去。(初子應該改嫁)

二、生命保險全部歸初子承受。

三、政府的戰死撫卹金由家中領取。

四、請求兩兄對父母要盡孝道。

遺書此以為他日身後之備

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十時

備遺書、此遺書遺贈本軍、想因政府機關、誰能讀此書者請下。

一、請將遺書出給初子、本軍日本人員許新宇君收讀此書、戰大舉為對此書宜慎重讀之、不無遺憾本日

日活十餘年會社時至戰時冷室、初子太夫四母子、與新宇君食料計贈與。日活後又至非常時、初子某

族遺書遺贈一本類及日活而遺贈、可最讀讀日活而食料計贈與、不無遺憾本日活主人初子等、只寄與一本

遺書

資料 X X

## 附錄

### 廬山金輪峯殲倭瑣記

這次我陸軍第一六零師，在南潯線廬山金輪峯脚下把敵人布施聯隊的主力，消滅了一千多人，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這是一個殲滅戰，我方所採用的是袋形戰術，是打破敵人突破一點計劃的最有效的戰術。我方過去所採用的不幸都是消極的防禦戰，所以敵人得以利用少數的精兵，擇我最弱的一點而突破之。但敵人實行突破一點的計劃時，必先舉行一種試攻，以探我之虛實。我方軍官如有經驗，便可利用地形，事先佈置，將敵人誘入我之火力網中，而消滅之。這次金輪峯的戰役，如果不是士兵太勇敢，簡直可以不陣亡一人而結束這次空前的勝利。

關於金輪峯殲倭的情形，石西民先生曾在漢口新華日報寫了一篇頗為詳細的通信，手邊沒有原文，所以不能轉載，以供讀者諸君的參考。這一次的勝利，第一固然要歸功於指揮有方的師長華振中將軍，而當日親往前線督戰的旅長莫福如將軍亦有莫大的勞績。其餘如劉團長棟材，曾營長崇山，張營長國樑，陳營

長劍光以及鍾連長炳元，唐連長中興等，督率官兵，奮勇應戰，也是獲得這次勝利的重要因素。而敵人首先向鍾連長的防地進攻，所以該連的激戰也最烈功績也最多。（這些有功人員的姓名，係根據旅部最初給師部的電報，遺漏是在所不免的）。

這次敵人進攻金輪峯真可以說是慘敗。由此可以證明，只要我們真正服從 最高統帥，實行整軍，改良戰術，一定可以在我國腹地阻滯敵人前進，造成相持之局，而最後轉入反攻的階段。有一本敵軍日記，在最後那一天九月二十六日會這樣說：

「下午六時三十分，前進到敵人百五十米的地方。奉命以明日上午五時爲期，在砲擊敵人之後，即以槍刺突進敵人陣地。終於成功乎？抑失敗而全滅乎？惟有付之命運而已。」

命運是不會對我們敵人有利的。因爲他們是侵略戰，士兵都不願意，而我們是自衛戰，人人都願効死，只要我們能採用合理的戰術，加強士兵的訓練，是一定可以消滅敵人的。敵人在金輪峯慘敗之後，我們在敵人身上搜到許多未及寄出的信件，其狼狽是可想而知了。

敵人日記裏面都會提到金輪塔的爭奪戰。據鍾連長炳元說，真正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有一班人在塔內駐守，守兵起初沒有留意，給打死了數名，並被爬上塔頂升旗，後來我們反攻，立即將爬在塔頂的敵兵



三名打死，而且把塔奪回來了。敵人懷恨，第三日便把這廬山勝景之一的金輪塔用砲轟毀，這筆賬只好留待將來再算罷。

廬山現在還在我們手中，守廬山的孤軍正在被全國同胞欽仰着。不過當時要是一六零師沒有把金輪峯守住，廬山恐怕是早已不在我們手中了。

### 胡適之先生對金輪塔的考證

金輪塔在本書只是一個方便的稱呼。敵軍不知道那塔叫什麼名字，因為它位於金輪峯頂上，所以便叫它做金輪塔。其實它是叫做耶舍塔。胡適之先生於民國十七年遊廬山時，曾為這個耶舍塔作了四千字的考證。現在我根據這篇考證，作一個簡短的敘述。

金輪峯在歸宗寺背後。歸宗寺是廬山的五大叢林之一，相傳王羲之守潯陽，曾覽勝於廬山之陽，解仕後，遂卜居於金輪峯下。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持佛舍利來山，王羲之很敬重他，便捨宅為寺以居之。至於耶舍塔則是因為「耶舍尊者定中三見輪峯，乃奉佛舍利至匡廬，建塔於頂」。莊百俞遊紀還說：「金輪峯頂有鐵塔，佛馱耶舍負鐵於峯頂成之，以藏如來舍利」。胡先生力斥這個傳說的荒謬。他第一證明王羲之並未捨宅為寺以居耶舍。他引歸宗志說：

「考晉史，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始至廬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歸宗寺則咸康六年（三四〇）所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爲達磬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耳。」

他第二證明耶舍塔所在的山原來並不叫金輪峰，明時叫耶舍塔山，宋時則叫紫霄峯。他說：「其實金輪峯在歸宗寺後，山並不高。舊志明說它「形如輪」，與那「峭麗如簪玉筍」的耶舍塔山，（明時塔所在的山便叫做耶舍塔山·舊志云：「峯從山腰拔起，峭麗如簪玉筍然·無名，以塔得名。」）顯然是兩處。舊志卷首有地圖，歸宗之上爲金輪，再上爲觀音岩，再上爲耶舍塔山，可以爲證。但後人皆不知細考，歸宗寺志卷二也遂認此塔所在之山爲金輪峯。陳氏指南，莊百俞遊記皆沿其誤。於是宋人所謂紫霄峯，（周必大廬山後錄云：「自歸宗登山，才里餘。又其上八里，則紫霄峰，峯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一變而爲耶舍塔山，（明嘉靖中桑喬作廬山紀事，即舊志所稱「桑疏」，爲後來廬山志的根據。他說：「耶舍塔山在般若峯東。……明正統中，塔爲雷所擊摧拆，惟一級存。」）再變而爲金輪峯了。（王養正（死於清初）詩云：「塔聳金輪舍利藏。」）寺後之金輪峯從此高升兩級。張冠李戴，直到於今。」

照他這樣說，這次一六零師不是在金輪峯，而是在耶舍塔山或者紫霄峰打勝仗了。他第三證明耶舍造塔之說完全沒有根據，只是廬山和尚的一種捏造而已，胡先生『參考各書，始知佛陀耶舍從不會到過廬山，一切關於他的傳說都可不攻而破了』！『他既不會到廬山，那有王羲之爲他造歸宗寺之事？那有他「金輪開山，繼主歸宗」的事？那有負鐵造舍利塔的事？』

胡先生又說，南宋時塔只叫做鉄塔，還未叫做耶舍塔。（周必大廬山錄云：「石鏡溪上有紫霄峰，鐵塔在焉。」）但塔已漸與耶舍發生關係，（周必大廬山後錄云：「其上八里，則紫霄峰，峯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遠望如枯木，而晉覺僧耶舍亦有墳在其上。」）所以『元延祐己卯李洞有廬山遊記，中說：「從報國寺杏壇間遙望白云紫霄諸峯，森猶紫筍，耶舍塔盡其巔，冠簪玉如。」其時人已不知耶舍墓，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元人既誤稱此塔爲耶舍塔，所以『以後遂有耶舍負鐵上山頂造塔的謬說出來』。

胡先生的考證還不肯就此中止，他說『歸宗志所謂「考晉史，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始至廬山」，乃是妄說』。而且『神僧傳說他在「弘始元年譯四分律並長阿含等經。……南至廬山，與釋慧遠會建社」的話，也是妄說』。『我於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廬山之說起於何時。日本僧最澄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明年回日本，攜有經典多種。他著有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中引傳法記云：

○四「達摩大師謂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傳法眼。……耶舍奉師付囑，便附舶來此土。……耶舍向廬山東林寺，其時慧遠大師見耶舍來，遂請問。……後時耶舍無常。……（傳教大師全集，卷二頁五〇一七。）」

「此爲耶舍到廬山之說之最早記載，其起原當在八世紀。」「但後來這個傳說又經過不少變遷。起初耶舍與廬山之關係只在北山東林寺一帶。故廬山志說：「分水嶺之西，（東林寺之北，）有耶舍塔。」桑需記事云：「耶舍塔，並塔院，西域僧佛馱耶舍建。並廢。」後來山南佛寺大興，也要拉幾位神僧來撐場面，於是把耶舍的傳說移到山南。於是有王壽之爲耶舍造歸宗寺的謬說，有耶舍墳的捏造，有耶舍定中三覓金輪峰遂奉舍利來造塔的傳說，以至於耶舍負鐵，至山頂起塔的神話」了。

胡先生還更進一步研究耶舍神話的來歷，知道佛馱耶舍的傳說全是抄襲佛馱跋陀羅的故事的。廬山當日確有印度名僧佛馱跋陀羅。高僧傳道他在長安時，「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大被謗讟。……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停山歲餘，復西適江陵。」佛馱跋陀羅爲華嚴譯主，又會釋禪經，名譽極大，故神話最多。他和廬山不過一年的因緣，廬山却一定要借重他，故十八高賢傳說他於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

廬山北嶺。『廬山志說：『東林寺之北爲上方塔院，有舍利塔。』桑喬說：『舍利塔卽上方塔，在平岡之巔。初西域佛馱跋陀羅尊者自其國持佛舍利五粒來，瘞於此山。在東林之上，故曰上方。』」（以上摘抄考證。）但跋陀羅爲什麼又改做了耶舍呢？胡先生說：『元明之際，王禕有廬山遊記云：『佛馱耶舍入廬山，常舉鐵如意示慧遠，不悟，卽拂衣去。』明末但宗舉論此事云：『予考諸燈錄，止載跋陀禪師拈起如意問生公。……恐誤以跋陀爲耶舍耳。』……』在浙江是徐文長的故事，而在江西則變成解晉的故事。當時那些神僧的神話當然也是容易互相調換主人公的。東林既有假造的跋陀舍利塔，歸宗何以便不可以仿造一個同樣的耶舍舍利塔？不過胡先生說：『耶舍』定中三見金輪峯』卽是抄跋陀的定中見印度五舶俱發。』這却有點說得太泥板了。

我沒有看過耶舍塔。據鍾連長炳元說，本書封面上那位敵兵所畫的塔的樣子，是同實在的塔不大相像的。現在把廬山指南關於塔的記載抄錄如次：『塔距歸宗寺凡五里，路多險阻，鐵塔一座，矗立峰巔。高約二丈，可三人抱，塔分五級，六角，而各鑄佛像一尊。』關於塔的沿革，該指南說：『塔建於唐宋間，屢燬屢修。清乾隆間，由南康官紳十餘人，捐廉雇廣東佛山工匠修之，塔上有字可考。迄光緒三十一年，寺僧復延寧波工匠修之。民國五六年間，九江鎮守使吳金彪等復捐俸增以鐵欄圍之。』胡先生說：『此塔

全毀於正統間，（見桑喬記事，）重修於萬歷間，再修於乾隆十四年，後來又毀了。至光緒二十一年海會寺至善之徒碧蓮募款重修，得方××之助，僱用寧波工匠，用新法鑄補。以上均見歸宗志。此塔今日能孤立轟天，雲遮不住，雷打不傷，原來都出寧波工匠用科學新法之賜。』不過科學新法也有時而窮，日本軍閥於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傍晚，用大砲對准這座塔轟擊了好久都沒有打中，而第二日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却終於把這座有着神話的塔轟毀了。將來抗戰成功之日，我們再用更新的科學方法，把這座塔大大地重修一次，以永遠紀念我陸軍一六零師的廬山大捷罷！